通志堂經解

1411
198

12

尚書說卷第四

禮部尚書兼龍圖閣學士新昌黃度著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周自后稷封邰至子不窋失職奔于戎狄之間又二世至公劉修后稷之業國於豳今邠州三水縣又九世至亶父遷岐國號周今鳳翔岐山縣是爲大王子歷是爲王季子昌是爲文王都豐今永興長安縣西北靈臺鄉豐水上游是也子發是爲武王都鎬今昆明池北鎬陂是也序爲十一年書爲十三年史記作十一年與序同案書序伊訓奉嗣書年皆有義伊訓防疑泰誓闕疑書十三年當是傳寫至夫子時已誤夫子以周史考實爲一年承書之誤不改而自於序正之蓋闕疑之類也一月夏正月周爲三月稱一月存夏正也一月戊午蒙上十一年一月也孔氏以爲十三年正月欲就書十三年而於文斷絕不屬須說乃通非是自漢書皆以武王伐紂成文王之志故不改先君數年通九年大統未集服喪三年還師二年爲十三年亦非武王繼志述事何待於不改數年而告終易代史不紀實自古無此是當爲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一月建寅之月孔氏曰周孟春孟春建寅豈隨王而改鄒史記作十二月未嘗稱一月也戊午以武成推次爲孟春正月二十八日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稱春則序一月爲建寅之月矣此與春秋不同春秋書王書正月則爲時王正月加春於其上以爲正雖改而四時之序不可改此獨書春則當自建寅之月始詩書書月皆不改夏正會孟津未濟誓衆諸侯大會故名泰誓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王者於諸侯爲友詩亦曰邦人諸友冢大諸侯各長其國故稱大君御事治事自其卿大夫下至庶士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人與萬物俱生而人爲靈聰明出類爲君父母斯民亶誠元首天子稱元后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 弗克敬天紂桀惡之本天猶弗敬視民何有天爲民立君而殘害萬姓如此豈所以爲民父母哉沉湎嗜酒冒亂女色心志內蠱聰明日喪遂至於敢行暴虐無所畏忌天討有罪而濫其族天敘有德而私其世天覆壽生育而朘削之以崇飭非度皆爲弗克敬天也崇土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

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紂滅天理至此極矣

放殺仁人君子之所不忍言也而又歷數其罪如此涼薄始甚歟非也惡必若桀紂德必若湯武而後可行放殺之事歷數其賊仁害義爲獨夫之實使天下後世共知之而亂臣賊子不敢以藉口而誣其君然君子猶曰紂之爲惡不如是之甚夫會者數十萬一語不實其敢出諸口哉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史記紂作炮烙之刑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醢九侯脯鄂侯因西伯美里西伯出美里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經自焚炙忠良刳剔孕婦以上其事皆在文王專征伐之前文王既賜弓矢斧鉞於是伐密伐崇大勳未集而文王終紂使文王爲西伯專征伐是則紂猶可輔也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豈惟無悛心而反甚焉執能懲其侮哉殷民讓竊犧牲粢盛用乃能責命于天皆秉黎之後觀祖伊箕子之言則秉黎爲武王之亡而猶須暇之五年則秉黎爲觀政斷然矣雖商之賢人君子皆以紂爲當三年還師二年皆牽合十一年十三年也與須暇五年又五年會孟津爲十一年先儒服喪告紂皆非泰誓文王武王事皆有次序詩文王無伐饑所謂衆言殺亂折諸聖當一以經爲證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

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武王以君師自任而不能出斯民於塗炭使日遷善遠罪則爲越厥志矣 同力度德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雖有其德必觀其義武王之行天討惟其義也故易常以時兼義而言臣億萬億萬心德義不足以協之雖三人亦各行其志耳臣三千惟一心德尊義正安得而二三哉雖然伯夷叔齊猶曰以爲求仁而得仁夫是以知道之難盡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貫如繩貫物之貫糾之不善非一事而同歸于亂如繩之貫物聖人之察天密矣天命在武王不能順天而糾之存其罪與爲惡者鈞是故此義爲嚴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厝天之罰 詩文王受命作周書武王受命文考一意周官太祝太師造于廟宜于社類于上帝伐商王事也故師祭皆以王者之禮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觀民情嚮背可以占天意矣天且亡殷然而弼予一人非心力之一莫能濟也聖人所以盡人事者又如此一失此時四海又至何時而能清邪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既濟次于河北待諸侯濟諸侯畢至王乃拊循其師而誓之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西方諸侯蓋武王以西伯行師正大義東方諸侯蓋顓頊玄黃昭我周王蓋皆附于周矣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 人性本相近吉凶之習愈熟而愈遠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弃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力行無度惟日不足也正義老人言桀色則梨當作梨朋家家各爲朋脅權以權力相逼脅此所謂卿士師師非度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者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下國諸侯之國幽王將亡何草不黃漸之石皆下國刺詩其毒偏天下矣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

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浮過也剥落也元良皆善也剥落喪亡不使復有存者易剥上九碩果不食剥至此極矣君之於果幸有存此大者庶幾其食則事尚可為也剥喪無餘國豈能復立哉此皆觀政後事觀剖胎剖心紂罪誠過於桀殺一婦人非其法已為逆害況諫輔乎此必當誅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龔于休祥戎商必克武王為有天命矣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故至誠如神夢卜之協其禎祥之先見乎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夷平既皆平几之人而又離心離德雖衆何救於亡治亂曰亂夫子曰有婦人焉其傳或曰高侯周至也箕子膠鬲之屬皆不能救仁人言其志在生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以人占天湯曰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武王亦云救之於水火之中不足言也必能使之興讓人有士君子之行則為君師之職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天命如是安得不往湯誓師於國中已作此語武王濟河入商地益深始自以為必往則前之為未必猶俟其改歟揚武侵疆取凶殘伐功乃張大湯伐桀武王繼其事章明天命人心取予為無私故於湯為有光昜勉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夫子以為行三軍之道寧執不敢敵之意紂之威百姓懍懍若崩摧其角如其以無道賊之人猶為之赴敵其可忽之乎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時是厥明戊午明日諸侯之師濟河猶各為營辟今始分隸六師王乃徧巡行陳而誓之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惟其類也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五常仁義禮智信不知德義之可尊而狎侮之天下故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紂多奴而是以荒怠弗復居敬不循天理日濟其惡故自絶于天穢德彰聞流毒喜殺黨邪而疾正邪習與性成迷而不反交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

婦人　淫褻是圖而至尊之敬猶不恤誰能與易之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紂罪亦不出傲慢淫虐朱之惡未及民堯知其為不肖而禪舜朱遂以殄厥世桀紂毒民已甚湯武正其罪而放殺之湯武遂有天下而夏商之世亦絕皆天道也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祝斷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衆非元后何戴撫我則后也后非衆罔與守邦虐我則讎也舜禹湯武之言同天下畔之是為獨夫紂大惟作威以酷害其民凡其民之子孫皆得讎其國都於是正君臣名義稱之曰獨矣見其為當誅也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親一降而不變義有合有離故讎之故謂之世讎伍員復讎義出此王師將臨義親一降而不變義有合有離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　讎取彼凶殘殄殲乃讎昔見其罪為不可赦

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迪蹈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登成辟君武王於是而有天下三誓而後及賞罰行陳既立始以軍法臨之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此論父子繼述之義蓋不獨文武之事為然故中庸以武王對舜舜為大孝謂其能諧替也武王為達孝謂其能繼文也而又有父為大夫子為士父為士子為大夫之論天下萬世之公言也周誕受多方皆文王明德致之若武王不能克紂事勢一變議論轉移或且上累文王故誓師終篇反復於文王無罪有罪然則其事誠重矣湯武之事後世或疑於君臣之際而不知父子之間更有所難也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非聖人孰能盡其道哉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戎車五戎戎廣闕屏輕車稱兩正副合周官虎賁氏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趨以卒伍孟子武王虎賁三千人史記同序之傳恐誤武王曰予有臣三千中堅百馳道者也牧野在衛州汲縣商近郊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甲子二月四日昧冥爽明旦古者國郊置關師旅不入乃誓言遂戰矣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

土之人 伊者氏軍旅校有爵者杖王以黃金飾斧爲杖白旄以號令徙遠言其公至此遠矣上下同勞苦之且勵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自諸矣至庸蜀諸蠻皆軍師長歷數而誓之軍法責師也御治三鄉治國事也泰誓六師此惟三鄉者周本三軍諸侯以師會于孟津至河朔始以王者之制合爲六師其三師蓋攝歟亞次旅衆次於卿之衆大夫二千五百人之師師也師氏王舉則從使其屬師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是爲王衛者五百人爲旅旅有帥本一黨五百人之長州黨族閭比皆有聯千夫長蓋聯二黨而置一長百夫長卒長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蠻夷屬周者庸今房州竹山縣古庸國蜀今利州春秋戰國時爲蜀侯國羌本姜姓三苗之後居三危春秋允姓瓜州之戎入居中國秦漢間氐羌錯居西方今曇岩松潘州皆羌地周初未必然也濮多種左氏稱百濮言與蠻庸叛楚麇在今荊門軍當陽縣濮當在今江陵界此庸蜀羌濮之見於書傳可攷者髳微盧彭則難考矣或曰唐姚州有微水髳戎州羈縻有微髳二州今瀘州古巴子國又今雅州有盧山縣彭今眉州彭山縣有彭祖冢及祠凡此名稱雖同未必是惟瀘以瀘水得名春秋巴嘗與秦楚滅庸亦大國或恐本盧改巴不可必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警肅之使聽誓稱舉戈戟比合干盾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紂之酗虐盡出妲己遂至於亡通國之人怨怒之故牧野誓師指以爲罪首順人心也史記武王斬紂太公斬妲己 昏弃厥肆祀弗荅昏弃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紂淫酗而昏弃其祭祀弗躬親雖陳設而鬼神弗荅弃其宗室遺老王父之母弟不以恩禮接之使不能踐其常王父母弟屬尊且親似指箕子而惟多罪逋逃崇長任使爲大夫卿士使爲暴虐姦宄此皆箕子之所以或去或囚而比干之所以死也當詛逋逃是長是信是使爲大夫卿士使爲暴虐姦宄此皆箕子之妲已當詛逋逃是長是信是使爲大夫卿士使爲暴虐姦宄此皆箕子之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起罪紂於淫昏始不敬終不仁不義多罪逋逃爲大夫卿士立政所謂無義民桀德弗作往任是惟暴德者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予冕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愆過伐擊刺進不過七步殺敵不過七伐必止而齊一之嚴重整整務爲不可勝擊刺自四積至七見其爲不得已也 昌冕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桓桓威也 弗迓克奔

以役西土 能舍糾來奔弗迎殺之使聽役于我西土昌哉夫子爾所弗昌其于爾躬有戮 夏商師旅言皆有罪戮之罪蓋古法也此無之文王罪人不孥遂為周家法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往伐而反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此出師大節其間政事首尾皆識之尚書右史記言此兼識政事書名武成武事成也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漢律曆志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旁近也生魄望也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古史官紀事必書朔望死魄生明占步最準翼明也武王以一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至四月三日還歸在豐凡九十日役不踰時凡稱周皆鎬也武成首記伐商往返日月序所謂往伐也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天下固猶有未服者乃偃武修文歸馬放牛以示之此與舜舞干羽意同歸馬放牛就牧也華山桃林皆在華陰縣華州禹貢雍兼有豫地周職方豫州其鎮曰華山是也周為畿內之地鄭桓公友封邑一名咸林春秋為秦晉地華山記云山分秦晉之境鄙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則曰寧秦桃林即潼關左傳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歸馬於華山之南放牛於其北史記載武王之言曰粤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縱馬放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弗復用然則作洛武王意也故序特表歸獸對往伐秦敖倉在滎陽漢武庫在洛陽實連雍洛據天下全勢皆為識此意者

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自此以下皆識政事祀廟始用天子禮樂稱周新視聽也六服侯甸男采衛要荒侯甸衛詳近而錄遠也要則略矣駿疾奔走執豆籩助祭燔柴祭天望祭山川祀廟齊三日乃祭天先廟後天將祭天配稷故祭廟尊祖而後配焉其序當如此

命于周 魄生明死魄生一日

王若曰嗚呼羣后 自先王建邦啓土以下至一戎衣天下大定專言周之所以興於是后稷大王王季文王皆稱王商契稱玄王蓋追王也周既王稷又自大王而下於是以王言告諸侯非天子不制禮不作樂也羣臣孝思必告羣后天下之公議也議定明日乃祀廟

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惟九年大統未集 先王后稷建邦啓土於邰爲周始祖公劉修后稷之業篤厚也詩稱爲公劉大王避狄從之者如歸市王迹基於此王季在商武乙太丁帝乙之世有攘戎之功商錫圭瓚文王爲西伯克成累世之勳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王事也故爲受命之始大雅文王爲受命作周之詩大明爲武王復受天命之詩緜爲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之詩此追王本指大邦畏其力不敢暴小邦懷其德有所恃詩云爰整其旅以過祖莒自專征九年而大統未集武王承志伐商而天下歸之昔湯有天下而尊契是爲建國始祖則周尊后稷無可疑者推原王業所自來追王斷自大王以下公劉非無功德而非王迹所由興故亦同之於羣公此皆爲天下公議武王周公之所以爲達孝者也文王九年大統未集先儒皆指稱爲稱王之實紂在而稱王斷無此事若文王已稱王何以爲追王九年自專征伐之後九年 予小子其承厥志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是皆附周

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告于皇天后土即出師類帝宜社也過大山川用事祈福此其祝辭也武王自謂有道指紂爲無道也曲禮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外紀天生萬物紂暴絕之民固非天胤紂害虐之爲天下逋逃主如魚鳥萃于淵藪仁人士亂聖智人仁賢義理之會應天順人四海歸之綏安之黃牧昭明我周王之行大罰此豈人力哉天休震動用是皆附周大邑猶京師眾大之稱也篚盛玄黃昭我周王非類帝時語蓋入商境乃有此事隨所過山川祝辭始著此語至是類聚詔告諸侯以見伐商爲奉天成命告於天地鬼神而無愧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大明曰會朝清明伶州鳩曰三以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故孔氏曰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要之戰勝不勝雖人事必有天意焉紂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則爲佑周之休命也商亡周興在此一戰聖人豈敢自謂人力能致此哉史記牧野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紂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諸侯皆畔矣是殆郊兵數辛乃前攻其後以此是則無一人不畔豈非獨夫歟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蓋謂以至仁伐不仁可至殺人如此七十萬之眾前攻其後奔逐蹂躪潰安得無踩踐殺傷故史不沒其實以

見征後之不如初誡望人之所深
愧也一服戎衣而滅紂天下遂定 乃反商政政由舊 反紂暴虐荒亂之政盡用湯太
甲祖乙盤庚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囚奴徒隸商容紂所廢賢者閭里門
高宗舊政
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散財發粟以代天下之貢賦鹿臺在朝歌城中新序曰大三里高千尺鉅橋在
洛州曲周縣紂之亡皆爲無貯積邪賢者民望財粟民命故反商政以禮賢爲
首而賑發之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爵公侯伯子男五十里紂昵比罪人崇長逋逃刻
上公矣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分土建官位事皆復尊用典章哉於此悉反之於先王之舊 重民五教
爵分土建官位事皆復尊用典章哉於此悉反之於先王之舊 重民五教
惟食喪祭 五教五典食養生喪送死祭追遠皆人紀也 惇信明義崇德報功 上好信則民莫
敢不用情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
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崇德也封功臣師尚父爲首封封尚父於
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
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報功也 垂拱而天下治夫是
以謂之武成周人八百年規模盡在此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武庚紂子名祿父立爲殷後

勝殷遂黜夏命封夏之後武王勝殷即殷國立紂子武庚不改其國事
異至武庚叛周始黜殷命封微子於宋悉如夏事序稱武王勝殷殺受
立武庚則箕子無所歸矣歸周非箕子意故又用春秋例稱以歸箕子本欲爲
紂臣僕紂誅不得行其志武王尊禮之強以歸周行武王之義也箕子終不臣
周受地於朝鮮而君之行箕子之義也箕子傳洛書武王有天命故箕子以其
學傳武王而作洪範道之大公非一人之私也九疇之錫彝倫之敘箕子不敢
廢斯道也洛書
於是始有章句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不稱年而稱祀箕子之志也不改丑正
其志也箕子居周已二年熟觀武王以爲可以傳道而後武王敢問焉史記克
商後二年問箕子天道十一年克商後二年爲十三年史記又曰問箕子殷所
以亡箕子不忍言贅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 歲年序事自用商家舊制武王不敢違
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乃有繼之辭非倉卒而問也陰默隲定相
助天地之性人爲貴天默定之也相助之使協其居人君之職也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
由難矣彝常倫類武王自謂不知其所由敘將無以協民之居逸居而無教則
近於禽獸豈天惠民之意哉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

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隄塞汨亂鯀謂土能勝水故塞之水失其性而火木金土之用俱廢故謂之汨陳畀予洪範大法疇類數壞鯀塞洪水逆天害理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由是而壞九疇始五行五行皆其流行也鯀治水而壞襄俞甚此為震怒之實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禹疏九河陂九澤皆行其所無事萬物各得其性而彝倫古說神龜負書或疑其迂怪難信非也伏羲畫八卦伏羲之前非無書也本有此理聖人發其妙耳龜馬則其開先也易繫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伏羲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是則不獨觀法於圖也漢儒謂六十五字列於龜背為洛書本文則誤矣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本乎天者皆陽也本乎地者皆陰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乾父坤母陰陽交感萬物化生是故洛書始五行五行式序而不亂自五事至福極各致其用焉人稟五行之秀視聽言貌思即聖賢事業而主敬敬盡心知性之學也八政自農始農飲食也而無政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協合也堯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必合而後析因夷隩無所差忒焉皇極其次曰居中布數所以統類九疇也是故皇極建則九疇敘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傳此道也乂治也剛柔勢敵而爭德合而平必各自勝其偏同歸於正直則治安之道也雖然剛柔固有不易之正體也一紊其體陵僭生焉治何由立稽攷也天下未嘗無可疑之事也稽疑所以通鬼神之情也人謀鬼謀此理不易惟明則不惑庶徵和同天人之際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聖人豈嘗一念不在是哉操運動之機觀災祥之變念念相續以身為驗其佑神者之所為乎福極歸之於天也福為可嚮極為可畏是為天命之不可易者歸之於天聖人所以罕言命也此九疇之敘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其生數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五行之一其性者也水位於北以從盛陰故潤下火位於南以從盛陽故炎上木位於東金位於西皆陰陽半故木有曲有直而金從革水生木功之著者也曰盡辭也爰於也土無不生稼穡不可以盡土之性故不以盡辭焉其曰於者謂於此而施稼穡之功也致用曰作蒔厥豐草種之黃茂草亦生

於土妨穀則蒭除之五行致用有人力焉有色有聲有臭有味獨出味味物成致養也物之生也皆有五行之性隨其稟之偏者而勝焉是故合變化分剛柔而萬物之情可見矣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貌之情不從言之忒不明視之蔽不聰聽之惑不睿思之塞逐物而失之者也孟子之道性善原其本然者耳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材之罪也是故五事以敬致用敬無作止無將迎無取舍無回互無倚阿體其自然而復其初故曰敬盡心知性之學也能盡其性則能致其用矣望之儼然恭作肅也言而民莫不從從作乂也容燭無疆明作哲也百姓効能聰作謀也大而化之睿作聖也惟聖人為能踐形衆人則累於形者也君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學為聖人而已矣五事之次與孟子四端同人之道仁義而已禽獸有形而無貌有聲而不能言本無是也稟其偏者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以養生貨以懋遷祀以崇本王以利用教以正德刑以詰姦賓以交際師以禦患八者政之所自行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故食貨居先王氏曰析之零零悉悉之淨淨后稷肇祀庶無罪悔后稷樹藝五穀遂以肇祀以祀敬敬則民不苟也故祀次之器利用足故司徒次之刑以弼教故司寇次之所以相交際者不可廢故賓次之所以相保聚者不可廢故師又次之賓者非獨施於來諸侯通四夷而已也鄉使相賓師者非獨於征不庭伐不順而已也殺越人於貨賂不畏死不待教而誅之食貨祀賓師稱其官制乎上也正法度敷教制刑必自其上出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星十二歲一周天所以紀歲月一日行天十三度而贏日過半而已周天與日會所以紀月自夜半至明日夜半日一出沒行天一度所以紀日星二十八宿辰其次也日百刻二十八宿晝夜迭見而天行周十二次故曰十二辰亦曰十二時所以紀星辰積辰而為日積日而為月積月而為歲推曆命數以彰往知來六位時成變化之道備矣故歲月日時皆協於此而萬事在躬糾弗克若天天命已改授而猶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猶足與言天道哉易之革為治曆明時之象而其彖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

皇極

皇大極中不曰大而曰皇何也皇君德也皇極稱皇稱王為其有是大理趨焉故先儒譬之屋極言衆木之所輳也譬之星極言衆象之所拱也是故皇以君稱極以理稱盛德之形容也其實即大中也一九二八三七四六分據八方而五居中居中故為對而五無對無對故體大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皆自理合天率天下於仁義中正小則無以受之易火在天上大明廣照為大有之象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皇極遏惡揚善也五福天之休命也六極其威命也錫福而成極所以順天休命也天豈欲人之為惡哉舜之善與人同伊尹

之以斯道覺斯民有是大者也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則不足以為是大矣 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何以為有極有極生於無無不可名象及其有則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彰焉必能大建此有極使斯民嚮福而畏極而後人之道立矣五福民本有之也皇建其有極而民作德是故安仁而壽明義而富恬養而康寧秉彝而好德明哲保身而考終命是為斂而敷錫之其實則皆有其本也一協於極而五福皆備故謂之斂保之言守也民莫不汝極矣而仁不能守之則有時而遷必又以汝之保極者錫之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夫如是而後可以保汝汝武王也使武王任其事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詩曰民宜人民萬民人有位君子也庶民無有淫朋之朋有位士君子無有比周之德則惟上之人大作中而後有此人之為惡有朋有比則檢據盤固煽燄淪胥治之為難苟無容德念疾求備皆非惟皇作極也觀殷頑民非武王周公大德豈能善治之哉武王為有所受矣猷道有猷賢也有為能也有守有節行也有猷有為有守協于極者也汝固當念之禹曰惟帝念功其有不協于極而亦不罹于咎之惡則大受之孔子思中行而不可得則又思其次者狂狷之士不可以入聖人之道則狹矣而汝也康安也汝安汝顏色而語之曰予所好者德也使其心悅意慕是為汝錫之福而是人斯亦其惟大中之趨色之康心之平也忿疾一作則大聲以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矣有猷有為有守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則受而敎之兼容干施是與天地同量是為皇建有極矣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煢獨無告常心為易失也先王發祿位者也苟弗能使修其行與有好于而畏高明一視同仁欲其俱協于中而已羞進也羞行進德也雖有能有為而不能使進德則辨知捷給射御強力而不仁多材好勇而不義皆足為亂而邦何能昌正人長官也康誥惟厥正人正長以德選參佐以材選敎祿有家既富而又方賦祿不絕乃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朋淫傲虐之作是人必自陷于罪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彼豈能感恩知義亂臣賊子皆發于驕奢淫佚其作也汝必罹其咎矣商世家之患已作盤庚具乃貝玉先惡于民糾草竊姦宄實蘖相滅皆世家也故箕子作汝用咎之戒為武王言之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

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皇極仁義中正也五中一九南北對正雖偏而不黨三七東西對正視一九益偏而隨有黨二八以中德救一九之偏使不失正四六以中德救三七之偏使復歸於正由是一九三七二八四六皆偏一居一三之閒艮止也一生三而八止之乃反克焉火克金者義也克可使窮乎艮居中居中而不運化何所用之二八以中德分居東北西南一以節性一以率德而後一九雖偏而能不失正陂不正也此章偏陂好惡為一九也生好也而八制節之使無作好克惡也而二利道之使無作惡好惡正而黨不立義因事立義道合大體路取共由道有順有逆故自三至一皆生也惟八居一三之閒反而為克生者順克者逆無逆則順不獨立此道體也然天地之大德生而已人之所共由也王天德也皇極必有主故稱王焉三四為木仁之勝也七六為金義之勝也木金二位相從是為勝勝則偏偏則黨由偏致黨故多忒猶易救也既黨復偏其事將變則愈難救矣是故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蕩蕩廣大也不廣大而鄙狹是以為黨無黨則廣大也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平坦夷也不坦夷而欹險是以為偏無偏則坦夷矣四居巳四月乾成卦純陽純陰六居亥十月坤成卦純陰純陽其偏甚矣皆為反側之勢四輕六重乾本君位而坤成卦乾剛坤柔勢鈞體敵將變而爭故其事為重皇極居中居中而不能通變則奚所用之四六以中德而分居東南西北一以立道一以定位塞偏黨之源回反側之後三七皆復歸於正此章偏黨反側為三七也然則一九以二分中德而失正三七以四六中德而能復歸於正其患本生於偏成於黨至若黨而復偏則其事轉乖二八救之於未黨四六救之於既黨而又偏事之難易從可知矣故曰皇極仁義中正也又曰皇以君言極以理言即大中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謂立義體道由路大履平宇正而歸之比德淫朋裝獨高明之戒至此其義始盡

曰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曰斷文表見之也敷布也布列其言而道彰焉彝常也天人之理一也智愚之性均也于帝其訓言天之所以訓亦若斯而已也以近天子之光言無間微賤跽遠皆在天子光明之中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此皇極之大指也故又表見之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故夫皇極不建斯民不能有其常性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王天下之所歸往也以善養人者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

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正直

中行也平平易康安和平易安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彊至于弗可友是爲柔柔遏爲當克沈潛剛之克也高明柔之克也剛能沈潛柔能高明而友是爲柔柔遏爲當克沈潛剛之克也剛能沈潛柔能高明而皆協于正直繫辭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仁義性也本同出也皆不能不偏偏則當克皐陶九德孔子六言六蔽皆克者也克則爲善不克而過遂能爲惡此天地萬物之理也坎正北一陽水也是爲生物之始至巽四月六陽乾成卦而乾不居惡其亢也乾退居西北居坎之後以聽坎之所爲是謂乾知大始離正南一陰火也是爲成物之始至乾十月六陰坤成卦而坤不居不敢與乾並也坤退居離兌之間以宿火衛金而後物終成焉是謂坤作成物作言合金火之氣以造作之也是故乾居西北坤居西南乾坤正位然坤自西南挾其類順行爲得朋進至亥六陰益得勢而乾位在焉於是陰疑於陽陰陽相薄而戰是爲反側之勢乾舍其類而居西北苟自以爲天下之至健首出順物不可得而匹也無乃猶爲元乎坤挾其類進而至於亥與乾遇苟自以爲天下之至順勢足以得衆而物莫不吾從也無乃遂爲朋乎故經皆以友立義以戒乾之獨立而坤之有衆也乾雖彊弗可友而能克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坤雖和而友而能克地道卑而上行也上行承天也上行而不承天則爲反側乾下濟坤上行同歸於正直則爲合德此三德論乾坤剛柔之當克者如此也雖然剛柔固有正體也君法天而德剛其法尊臣位地而德柔其位卑乾剛坤柔德之正也貴賤有常正之體也臣之作福作威不法乎坤之順也臣之玉食不法乎坤之卑也君尊而不可匹敵故獨出臣卑而有衆故率以從上此剛柔正體截然而不可亂者也亂之必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士大夫用此隨勢而趨爲側頗僻萬民亦用此不知尊無二上之義而僭忒差忒平康正直之德淪胥敗壞而害治矣故九疇之序曰乂用三德乂之言治也皇極三德皆論御大衆之變其大意實相關三代世家至商冥洛已壞驕淫矜奢弗克若德故盤庚曰予迓續乃命于天多士曰予惟降爾四國民命如其所爲貴當誅滅盤庚周公實正救之至春秋大人亦擅諸侯之國作福作威玉食害家凶國悉如箕子所言陵夷至于戰國遂與其宗國相繼滅亡世變極于此矣是皆有天道焉箕子爲能識其變武王周公爲能通其變自洛書之道不傳變遂不可止夫子禮樂征伐庶人之論徒見於空言而已九疇皆序五行三德獨論剛柔之變何邪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乾坤各有正位而合德於六故聖人於是極論剛柔之變以見兩儀體用四象八卦由是生焉繫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其是之謂乎說卦曰乾以君之羣陰無陽將誰宗主之哉又曰坤以藏之有衆而不退藏其果何爲哉自古天下治亂之源不出乎此矣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

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

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

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

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庶民逆吉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吉庶民逆吉汝則逆龜從筮從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吉庶民逆吉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擇其人而建立之乃命使卜筮不擇則妄惑難信也潤澤曰雨清明曰驛錯襲曰克皆龜兆變其名耳其實五行也曰雹冥晦曰蒙疎散曰驛錯襲曰克皆龜兆變其名耳其實五行也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盡故占用其二衍則忒衍循羨也忒差也卜五占二卜之外則羨而差矣卜法至漢不傳怪誕雜出行忒也立時人作卜筮吉凶皆出於其言必三人者太卜三兆玉兆瓦兆原兆三易連山歸藏周易故金縢三龜士喪禮占者三人不能皆同從二人之言從其多者也人心為難盡也異同里至而聽命於思神所以一人心也是故疑亡而志悅大同順之至也豈惟其龜之康彊其子孫亦逢吉矣君臣民謀有從者而後以龜筮定之本人心也人謀不立而茫昧徼福是為瀆瀆則不告卜筮所以通思神也思神從之吾必其吉思神違之吾必其為凶誠敬之盡也是故從多之吉有三有卿士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卿士逆者矣若龜從筮從則皆不害為吉又至於龜從筮逆則可以作內而不可以作外又至於龜筮共違雖君臣民無逆者亦不可以有作矣雖然吉與凶對猶有用靜之吉焉稽疑其數七

於兌與震對何也木柔金剛柔仁主養剛義主決天下不容有疑事也蓍疑則敗事矣博施濟衆豈非所欲哉疑何能行是故剛所以輔柔也義所以濟仁也雖然義豈徒剛也哉二者未嘗不相須也古者禮讓征伐遷都立君無不卜者繫辭曰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又曰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雨以潤之暘以燥之燠以長之寒以凝之風以動之木東方主生雨潤澤生物曷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故雨為木之氣金西方金乾物成故暘為金之氣火南方燠火之氣水北方寒水之氣水生木仁取其生故一水二木火勝金義取其勝故九火七金水木木本數火金乃數陰陽逆順之變也風行八方應十二月故風為土之氣土位中央故曰仁義中正曰時時若也言五者互備各以敘至則雨潤暘乾燠長寒凝風動物皆賴之庶草百穀草木也堯典鳥獸動物洪範庶草植物雨暘寒燠風於百穀草木其候最為可見五備為時若一備則恒若也一備則必一無皆凶也謂之極凶之窮也劉向五行傳以木配貌以火配言以土配視以金配聽以水配思非也晉天文志以木配貌以火配視以土配思以金配言以水配聽 曰休徵曰肅時風若 五事盡性也而雨暘燠寒風順之一氣流通也五事由一機發也庶徵由一念攝也觀休咎之來而察感召之因則固為念之要必知休

咎未見一念差忘五事感亂而氣遂為之變矣是故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祇一念之攝聖人何敢斯須忘之哉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九疇五事盡己也皇極盡人也庶徵盡贊化也一貫之理也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狂妄易也僭差也豫遲緩也遲緩不謹則視猶不視也急迫慮也無謀者多迫慮詩曰哀柳婆圖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其何謀之有蒙昏塞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曰斷章更有義也庶徵之念聖人之所以盡察也歲會月要日計王所當察者一歲之大會也徵之休咎歲功之成不成王已者固如是至稽參考驗則又當有義也省察其會而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皆有司之職非王之所當與也夫是以上下有體小大有序是為法天行政百穀成則庶事皆舉矣又用明庶績咸熙也俊民用此獨出百穀歲功莫重焉百穀成則庶績咸熙也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明有功也夫是為考績之法俊民隨小大登顯之卿大夫有家者各保其祿位和平而安康也反是則異効矣歲月日時無易以大統小為序也

日月歲時既易上下相陵為無次也家用不寧此用者訓戒焉若不治大體而侵下親小事與臣不代有終而冒上居成功皆為失道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中星昏旦迭見為十二時正歲卿月師尹日民則時也然而風雨性情寒暑常度因積時而見故別出箕好風畢好雨其貞好也日行南陸而日短至是為大冬行北陸而日長至是為大夏南陸井鬼北陸斗牛皆常度也日一歲行天三百六十度月一周天歷二十八宿從箕則風從畢則雨星有好惡月中實持其要也月一月一周天歷二十八宿從箕則風從畢則雨星有好惡月中其情也然則王總歲功卿居月要而其積微至著則皆自夫民焉民情在所當順而常度不可不立是故風雨寒燠之為休咎茲又其所當稽參者也或曰自王省惟歲已下當屬五紀脫簡在此乎曰非也五紀會歲月日星以起曆數而立天道庶徵序歲月日時以成歲功而驗休祥事辭雖相涉而其用不同又九疇二三四生數紀事六七八九成數備述治亂吉凶休咎禍福之變以見人之有能有不能是皆洛書徵言也四六二八皆土也四統於六六皆天道也八統於二皆地道也坤順艮止皆土正性是故地勢為坤博厚平夷之象故萬物於是致養焉九疇二為五事使人得致其盡性之力也連山為艮長高峻巍阻之象故萬物於此成終焉九疇八為庶徵以驗人之所當有自盡者能盡致其力與不能能則為肅乂皆謀聖而為休徵不能則為狂僭豫急蒙而為咎徵原始要終古人格天之學也其要則皇極以五居中而虛十十布在四方一九三七水火金木之定位四六二八土德分布而有轉移變化之功焉九五福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
曰弱壽仁物之生也富義物之成也康寧禮物見相也攸好德智物堅貞也
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昭明者也考終命信始終不變也曾子曰啓予手
啓予足吾知免夫洪範本五行天地變化之物生死皆不能出此雖卜筮鬼神
之所以告人者亦以此也凶畏歷溺皆是凶對考終命短折對壽疾憂合對康
寧惡弱合對攸好德五福考終命居後六極短凶最居先何也信存於仁義禮
智之終仁義禮智亡而為極信何所托哉祖伊曰非天天民民中絶命故凶與
短折為一類皆天命不佑者也天命不佑甚者凶其次短折有疾必憂蓋亦有
不疾而其性自多憂者大抵急則沸鬱其心不快是亦疾也惡很暴弱鬲劣剛
過而惡柔過而弱質亦有可移而不移故為極六極本四百存仁義禮智之反
而去信之亡以合於其類詩曰大無信也不知命也無信豈復足與言命哉疾
憂貧亂其序一亂則皆亂罔之生也其猶有序乎五行傳以攸好德配貌康寧
配言壽配視富配聽皆非獨考終命配思為是然思不配土而配水猶非北六
極尤乖錯五事而六極於是別出皇之不極咎加眊罰加恒陰而以弱配之是
為不經其失易攻也福極天所命也而有人事焉是故因其所嚮而使趨之因
其所畏而使避之人事脩而天道順矣然不可必也回天半疾憲貧非人之所
能知也聖人惟能使人知所嚮知所避而已矣故孟子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又曰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六極何以名極極凶之窮也窮理盡性之盡六極凶之窮也故六極

亦名之曰極福極之位於九何也天人之理盡於是也五行視明作哲配禮思
睿作聖配信周公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其序與五行同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
之至也是故推聖於南而中和居中中和其序與五行同始智始於北而禮樂
終條理其意同始智而終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聖人何能至此是故一九
一疇之始終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旅陳也傳曰庭實旅百西戎之國因定旅獻獒非常貢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太保召公行諫職也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
作旅獒用訓于王東夷南蠻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雅九夷八蠻六戎五狄克商通道不舉戎狄者自唐虞都臺王畿千里之外常山以北皆是狄土西戎即敦近在雍界惟夷蠻為遠周較雍益遠矣此舉遠者見致之為難也底致致貢見當却而遂致之故太保作書訓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惟服食器用 克商通道志得矣而一葵之獻足以致玩足以起狎侮足以役耳目而失百度足以墮細行而累大德然則慎德誠難矣是故堯舜禹湯文武未嘗一日無典學之功畢獻方物非服食器用不獻所以不好異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王乃以遠方貢物賜異姓諸侯昭德所致不替常職又分賜寶玉于同姓伯叔諸侯是用展親親之恩焉同姓諸侯亦有常職矣天下一姓榮懷同之率職奉貢不待言也故以親親爲重於傳肅慎氏之矢賜陳夏后氏之璜賜魯其事也昭德展親在夫人耳而何以物爲分賜豈以人易物哉蓋以爲四方畢獻誠有輔佐之功不敢獨饗也然其賜物必皆足以昭德而後可非度玩侮安敢用之 德盛不狎侮狎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貢賜皆有常典獻不可畜而又不可以賜畜爲玩物賜爲玩人皆狎侮也狎侮君子雖不敢怒而心不樂小人出力以事人者也而狎侮之方招致不遜而豈能得其力哉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不爲耳目所役則百度皆正舜觀古人之象五色作服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出納五言所以防耳目之欲而正法度也玩不可啓玩人甚矣故喪德玩物雖細而亦能喪志志以道寧則非僻無自入言以道接則後邪無自至 不作無益害有益

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作無益必害有益貴異物賤用物用物穀粟絲麻不能克其欲淫靡媚之競相追逐夫豈能足哉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犬馬非其土性畜之不獨違物性且未必適用晉乘鄭驅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通遠人而貴遠物彼方寬見間隙量度中國而豈能格之漢求天馬征伐連年中國被其禍豈特不能格哉用賢人則邇者悅遠者來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無忘無荒勤也勿以細行而不矜終能累大德爲山九仞而虧一簣猶不成山召公愛惜武王功業奏獻微見間隙於是推其類廣言之允迪茲言信能踐此則爲克終四海之安論謀燕翼世世王天下矣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巢即南巢芮今同州馮翊縣古芮國春秋芮伯萬遷今陝州芮成縣庭旅始有巢貢而其爵命亦始行故曰旅巢命亡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周官古人凡卜筮既事則繫辭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鄭康成曰既卜筮史必

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案金縢冊祝三王非命龜也命龜亘自有辭縢緘也藏之於匱緘之以金即籥也此書惟冊祝之辭是周公作史因敘載前後事以為書名之曰金縢序稱周公作金縢者謂冊祝之辭也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太師太公太保召公穆敬戚憂也二公欲卜王休咎周公以為未可以憂我先王卜之不吉則先王受矣記曰事亡如事存周召皆邑名在今鳳翔天興縣

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壁秉圭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功事孔氏曰周公自以請命為己事因三王請於天是也繼志述事武王周公同此心也周道未成而武王有危疾周公不得不自以為功也植置壁禮神置於三王之坐秉執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

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壁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壁與珪史以冊書祝辭奉而讀之故謂之史乃冊祝此辭周公自作元孫武王某武王名祝辭本稱名周人以諱事神作書時武王已沒故諱其名稱某遘遇厲危疫大也大子之責言天將取其長大之子則以旦代某元孫雖仁順父而不能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此皆紀實之言王業未定可無周公不可無武王此當時輕重之勢也惟爾三王命于帝庭使敷佑四方定爾子孫于下地則四方之民無不敬畏武王既喪商人遂畔無所敬畏也天嘗降寶命我有周受之苟勿墜落武王康寧則我先王亦長有歸矣其許不許不可知也故就命于龜歸俟爾命謂許代而武王瘳神綴其禮壁當墜之如祭祀之禮周公死珪遂以斂不許則屏壁與珪各為當仁也爾不許我不敢取必於鬼神也

見書乃并是吉習因也三龜一習相因而吉又啓籥見占書乃并是吉必以書證之懼其億也言啓籥見書則凡占書皆緘藏之不敢褻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

是圖玆攸俟能念予一人占人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
斫體兆象也周公言觀龜兆象王爲罔
待其能念于天子武王言疾當瘳
固亦有所詔告魯文公十八年齊侯
齊侯不及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
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此冊固當與繫幣同藏王翼日瘳昭荅如
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
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避遁居東二年成王既悟而後伐三監尤非大誥黜殷赦禁之勢而暇遑延爲
身謀乎周公與國同存亡盡心力爲之所謂握蛇騎虎不知其難者詩曰上帝
臨汝無二爾心若有一毫顧忌之意則爲貳猶不足以動人而況能格天乎論
聖人行事而以後世利害雜之則言何由當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
然常在其上也思
神知周公之心矣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流言方作周公
兄弟至親各據形勝外連新亡之國挌引蠻夷其勢甚張其事甚急周公不得
不速出成王雖疑忖之二公安集西國召伯行其職故周公可以速出無內顧
之憂周公主東方周公固當日將也大誥周公爲將行
東伯之職也江漢召穆公爲將行西伯之職也古人爲國事皆豫立周官司馬
無一事不先具雖兵行倉卒有司各以其職行而已罪人斯得黜殷殺管因於
伐奄也周師既出人心遂定無侵蝕蔓延之勢其跋扈者獨此四國耳破斧曰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不數霍霍迎降多士昔朕來自
奄基書伐奄也雖然二年而後得之則亦爲甚難矣于後公乃爲詩以
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于後罪人既得之後也管蔡
王之疑未解周公爲不能已矣殷命雖黜而周道未成周公方將有爲於其國
而君臣之情不通則步可以行吾志此鴟鴞之所爲作也誚讓也幾欲誚矣疑
其小哉管蔡謂周公將不利於孺子非假托此語也凡人之見只如此管蔡方
爲此言以爲愛王成王亦方信斯言以爲愛己而周公遽誅之則豈能不深疑
不特鴟鴞之詩破斧伐柯讒刺繼作而猶未悟周公亦窮矣睽孤極而羣疑亡
非天相周何以有此史記作未敢訓公與弗辟而攝行政昔後世改就其意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啓金縢之書將以卜天變而得周公所藏策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知周公爲武王禱而不知其爲請代能陰相成王不誚周公而終不敢使成王迎周公君疑如此不待其自悟而欲以口舌爭事轉非矣周公之忠終當有以感動成王者雷風之變固非意料之所及也史與百執受周公之命至此猶弗言古人忠信爲可見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成王得書而知天意所在故不復卜而遂迎周公執書以泣不惟悟且保不變小子曰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是何懲創之若是哉太甲曰旣往背師保之訓成王曰惟予沖人弗及知皆疑亡意悟一悟而不復變之言也然則周公身安而後國家可保猶不足言至所謂一正君而國定皇帝人之所能致哉新逆舍舊之謂也東征凱還衮衣繡裳以復其位於我國家禮亦宜之方疑而東征必迎而後還國誠有安危之機焉非周公之忠其始難居乎精誠之積天爲之動故嘗謂忠舜之欸廩浚井文王之拘羑里周公之居東不獨免難而皆能成其志惟臣子之道自盡焉耳夫事不於跋胡疐尾觀之固不足以見聖人至其所以得遂其意豈有他道哉是故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與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同一心也武王翼日乃瘳與風雷之變同一誠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盍起而築之歲則大熟風反禾起可爲解兇而歲亦熟其事史稀有書叔得禾異畝同穎亦適值此時周公之歸誠有天意自秋大熟以下當在徵子代殷後置此者終周公請代事且志其所以感化成王者

尚書說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說卷第五

禮部尚書兼龍圖閣學士新安黃度著

周書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古說三監管蔡殷非也蓋以監爲諸侯各監一國故亦以殷爲監非也王制又以天子使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亦非也使大夫監諸侯秦漢間事非三代今典周官建州牧牧州伯一州一伯最長立其監爲卒正連帥屬長位皆居牧下而稱監言有所監臨也設其參謂大國三卿命於天子者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謂之天子之守尊王命也豈以監其國哉然則管蔡霍爲三監監殷者謂爲長正連帥使監殷民也大誥專爲黜殷而作序謂事起三監指三監爲叛首而武庚遂因以叛殷固爲當黜也湯伐夏遂黜夏命武王伐殷不黜殷命因其國立武庚武庚叛乃黜殷命何也曰湯黜夏命固以爲天下之公也天下不幸而復有放伐之事不可以爲典常故武王立武庚繼殷後其意以爲天遂廢之雖其國猶在不能病天下天將興之則雖周亦當退聽以俟天命之所授是亦爲天下之公也天卒歸周未嘗改命武庚爲亡國後而弗克畏天悔忽安作蓋嘗受周封爵而臣周矣今乃叛之而招天下以爲亂是豈得復存哉天命去就之際常人不能識而又其叛連三監故人益以東征爲難耳或曰武庚於周爲讎得間稱兵無乃亦可乎曰非也凡殺人而不義雖國君不得行於

匹夫故其讎當復其殺之而義者雖匹夫不得讎讎之則死武王行天討爲天下誅殘賊而可讎乎武庚能從父於死則可旣受周封爵而叛周則不可凡此天下之通義也黜殷當由天子行之故序稱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與伊尹相湯伐桀同辭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武王之喪未除周公位冢宰總百官其號令天下則必以王命若順猷道言黜殷不違於道也黜殷當與天下共之故大誥多方及其治事之臣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弗弔古不幸之辭詩不弔昊天弔至也言人事不至而得禍於天也割害降害不少詢武王崩延長弘大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而服之文武受命其大歷無窮竟所謂天之歷數也然吾弗能自造於明哲以迪民康而矧敢自謂能格知天命格知之至也黜殷與周皆繫天命故首稱此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已止歎辭天道誠難知譬之於涉求濟而已歎布貢大龜曰貞飾謂潤色之也布大事布文武受命此乃爲不忘大功武王崩天寶降威

予惟若茲誥　予惟若茲誥猶言予惟如此而已豈敢閉塞之乎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　寧王古說以爲文王而中篇稱寧考稱之曰寧王武王繼文王之功而伐紂今成王繼武王而黜殷故其後稱考室父蓍皆謂當有克家之效也則寧王爲武王也武王有輯寧天下之功故天明而即就其命其占固嘗有預見之辭曰將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得寧息是則武庚之叛鬼神嘗告其事矣　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越於蠢動於此果有動者龜告驗矣腆小貌或曰厚言小厚而思變也殷之小腆乃大敢紀其統敘謂以紂承帝乙而武庚承紂也紂喪國誅死不當承宗廟武庚受周封爵天降威武王崩不幸而三叔流言武庚知我國之有疵瑕民不安乘間而起自謂當復其先業而反鄙我周邦鄙猶薄也文武盛德誰敢薄之武庚必有醜周之言或曰以周爲邊鄙蓋欲自據東土也自文王獻洛西之地商人益鄙周於陝矣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今翼日今日與明日也獻賢也今動之今翼日民之賢者相繼有十夫翼佐我言其識高見早也敉撫也用以往撫定寧考之以武事所圖功大事兵也我有大事必休美矣於是卜之而并吉本人謀也金縢曰乃并是吉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

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尹正古者以官氏武庚為周逋亡播越之臣正其罪必當伐而爾諸侯君臣無不反曰其事艱大武庚挾舊國之資乘管蔡睽離之釁用而況武王誅紂立其子今將黜之動天下觀聽此亦其艱者又民之不寧實自王宮邦君室王宮以親言也邦君室謂管蔡舉國應殷也考成冀啟於子小子自成敗而不可用師害曷事既艱大故以為王何不違卜也如諸侯之言豈惟殷不可征公將不利孺子之言彼固自以為忠也至親骨肉自以輸忠王室而其是非未可盡見乃不能成敗以輯睦之而謀動干戈誠若有所未然者周公以為逆黨已合山東搖動傾危王室火燃頭目之勢救之豈容少緩三監雖親以誣為忠懷私未論起釁召禍實為叛首是必當誅無可言者武庚作宦王家與國咸休乃其道也而紀殷鄙周豈復可存哉此周公東征定計民獻賛之卜筮成之為不可易者諸侯國人其言亦非無理故於此盡異同之論焉大誥無一語及三監為親諱不忍言也夫子書序乃表出之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庶士御事綏予曰無敝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故今我沖人以爾邦君上下之言長思其艱將言而嗟歎之而奉天意故謂之天役然其事誠大乃以道我其勢誠艱乃以投我是皆在昔羣臣期之以義故曰義爾邦君若為此義必且綏安我而言曰無慎乎憂言無大自苦也不可不成汝寧考武王所圖功如此則必能同心協力濟吾事矣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替廢予不敢廢天命天美武王興我小邦周武王何自而知天命哉武王惟卜是用故能安受茲命今天輔相我民矧我亦惟卜用而汝乃使我違卜當所以綏安我乎天明可畏輔我之大大業惟其誠也本之於人謀協之於鬼神無本則誣不協則肆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天意人心本不相遠爾惟舊人爾大能遠省前事爾知寧王之勤何如哉閟毖皆慎也閟有護惜之意極終卒竟天簡閟毖我周成功所通志堂

在而我豈敢不終竟武王所圖事哉武庚能率由典常則無他事矣而方反側如此其事誠未竟也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而方尚辭爲不得已矣然其辭皆誠合天意故天輔之天又考之於民天人協從則我何其不於前寧人攸終乘輔忱誠故今我大化誘我友邦君而方尚辭爲不得已矣然其辭皆誠合天意故天輔之天又考之於民天人協從則我何其不於前寧天下之人圖功之所終乎天亦惟用勤毖慎我民如疾者之不忘起則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天亦惟用勤勞毖慎我民如疾者之不忘起則予曷敢不於前安寧天下之人所受天之休命而畢之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弃基肆予曷敢不越印攸寧王大命往順來逆順於往昔而朕日月其逝矣猶言往事非吾所及也今事艱不惟言之而又日思之正如其父作室已致法言經營之有其緒也堂基而其子猶弗肯堂其肯構立屋乎又如其父已播發其田畝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除其草也而其子猶弗肯播種其肯割穫之乎喻敬其父勤矣待時乘勢惟日不足而違自暇逸乃謂吾有後能弗弃基業留以遺之乎凡其事之未竟者惟後之人自不能已也做今我何敢不於此撫定寧王受天之大命乎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譬若父兄之子其友伐之凡人則養其勸心而不救同室則被髮纓冠而往矣勸勉也當勉而養之言不致其力也在民則可同室則不可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肆今也猶曰及今以往哉爽明邦論之明實由智哲之人亦惟是十人能蹈知天命可以明邦矣卜而得吉則於天爲輔誠人謀協卜之不吉則天不輔也康強逢吉作內作外用靜用作皆有常法今謀於賢者而協卜之以新天心而吉於法當從而反使我違卜豈非易法乎而況天今降戾于周邦武王崩王業未終而惟是大艱在人大若此鄰之胥伐于厥室將覆棄其家其事急矣而吾將征之以救危亂爾亦不知天命之不易而反欲違卜乎友伐厥子罔爲慼矣鄰伐厥室殆久甚焉故鴟鴞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子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除草予曷敢不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我長念曰天之喪殷譬若穡夫除草未終畝矣予何敢不終之武庚能知天命敢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

約己敬慎以承餘業尚庶幾能協武王之意而自作不靖以速其亡除草終畝
太公當恤哉黜殷定王業是爲天休美武王見於蓍龜者予何其極卜而敢弗
于從乎極盡也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而盡故
曰極卜大封于韓齊魯燕管故布在侯衛武王又嘗欲作洛是爲有桓彊土矧
卜之并吉其敢違之哉觀此及武庚歸周之語則當時議論似有欲并棄豫洛
以東者矣如當時事勢搖動震驚非文武之盛德周公之善應變山東誠難保

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僭差卜陳陳其人揣度事勢故以爲艱大而不可征周公憑藉前烈審察天命故
專陳卜吉以爲當必征古人作事反覆議論窮盡事理皆如此
卜之得吉也衆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微子爲宋始祖而代殷後使使祭湯宋國
在應天有宋城縣商故亳都之畿內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呂氏春秋曰紂母爲帝乙妾生微子啓及仲衍
及爲妻生紂帝乙將立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周公稱微子曰殷王元子則太
史之爭非也一人之身而分妻妾當有是理太史之爭當在立妻時惟稽
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

咸休永世無窮崇德象賢古之道也統承先王故使修其禮物以奉其
祭祀古者父爲天子子爲士其尸服以父服故二代之後
各行其禮樂有喪拜焉有事膳焉待以客禮不純
臣也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惟識天命者可以言此嗚呼乃祖成湯克
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
湯廟以祭湯而殷之
先王歲時合祭之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
功加于時德垂後裔齊世祀之有不敢盡言之意焉懼傷微子也使立

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嘉汝之德謂宜篤厚而不可忘上帝時歙下
民祗協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案夏郊鯀商郊冥帝祀之郊禹宋之
純臣則必以忠郊契則時王之命也契配天非克歆上帝則莫能承其祭於周爲不
祭敬協其民
者同其禮秩齊尹東海宋尹東
夏皆上公也上公尊內外一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尹正二王之後爵皆上
公與三公之九命作伯
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歆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
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訓命訓之辭敷
布之勿遏服司

公首二

服所掌命典命所掌微子上公九命其服自衮冕而下微子助祭則服鷩冕朝饗則服衮慎言謹也皆有典常不容不謹率由典常則有蕃屏之功烈祖湯弘大湯德以律其所有民律言以法度整齊之也湯伐夏救民天命去來何容心焉不恍裕之于爾多方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武庚爲無以律之矣綏安此輔必使世世享德萬邦承式則於我周爲無厭斁尹此東夏故言萬邦承式杞宋一體杞遂微弱不振宋歷春秋爲望國與周俱亡微子之德爲有傳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唐叔成王弟名虞封唐今并州迎周公歸以嘉禾非意書亡得禾事當在風鴞後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旅陳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管蔡皆用兵克之既遷殷民遂以其餘民封康叔孔氏曰康畿內國名於是封衛侯使監冀州梓材曰王啓監是也康誥告以德刑之敘使推明文王之德以監臨其民也酒誥嚴淫湎之禁其事於當時爲急也梓材治道貴有終也衛國始封爲朝歌地衛州衛縣也今并入黎陽康闕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營洛之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洛誥三月丙午朏戊午祫于新邑其明日己未始生魄諸侯各以其衆至喜悅供事故曰和會侯甸男邦諸侯百官各播其民和會之意由士以下皆見于周百工以役言也周官鄉自此長而上至族師遂自里宰而上至鄙師皆士也民不見不爲臣不見也勤勞求之洪亦大也洪大誥治道使治殷民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

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玆東土

王順康叔之賢命爲孟侯孟長也爲冀州諸侯長也周公將申告敎之意故自以其屬稱之曰朕其弟小子封封康叔名自此已下皆周公之言必以王命誥者事體也必紀周公之言者通志堂

實也康叔封衛周公因以告成王以其事出而告康叔自以其所欲者史盡記載之自古未嘗有七年攝政者亦未嘗有主少國疑之際而以其身任天下國家之事無一不為者非成王能知周公之忠非周公能承文武之艱難祈天永命不可一日無緝熙之功則安能為此此皆非世間常有之事故史官自一話一言無不紀實以為天下後世法丕大惟汝大顯父文王克明德慎罰明自明也明德慎罰本末之敘也不敢侮鰥寡慎之至也庸通也常也聖人之道雖夫婦之不肖可以與行而須臾不可離也祇祇敬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文王之所以為聖也威威德威惟畏也顯用也凡此皆所以明民使克綏厥猷也肇始也言文王用是道以造區夏始不過所統率之國一二邦以修而已久之莫不皆修故西土惟是依怙冒被文王之德聞于上帝帝美之乃大命文王以殪戎殷之事而大受其命以王天下所謂受命作周也殪殺也戎兵也大刑陳諸原野小之不侮鰥寡大之殪戎殷皆明德慎罰也於其所統庶邦於其所治萬物無非惟是敘者汝寡兄勉而行之故今汝小子封得國於茲東土寡兄周公自稱孤寡不穀之義 王若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念哉念之不可忘也遹述也今此民將在汝敬述文考之事繼其令聞服行其道德之言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國惟殷土未蒙被然其聞睿固已洋溢矣是宜繼紹而服行之汝往之汝國必布求殷先哲王之保治斯民者殷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可求也汝又當自期於遠大惟商之老成人師事之以宅心知訓別求所聞用古先哲王堯舜禹湯之安保斯民者凡此皆所以恢弘天理而順於德以寬裕汝身夫識量淺狹則不知此身之可與天地參也聞見雖多而不能體之於其身則非所以協於克一也汝能如是則誠為念之不廢常在王之所以命汝者矣敷求徧求之也別求求之不一猶曰更求之也克宅厥心則知訓矣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此心安在 王曰嗚呼小子封惇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惇痛瘝病記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忠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故凡民之痛苦疾痾皆於乃身察之其大要則在乎敬而已天之威可畏而所輔者誠治民自安好逸豈能盡其心哉我聞於昔之人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怨大怨小皆為失人心耳故必順其所不順勉其所不勉以遠於怨已乎汝惟小子乃能服行此則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居天命作新其民殷民迪屢未同天命為未定也殷多士將遷洛其遺民在殷者康叔實統治之誠使仁漸義

無一夫阻隔王化豈非弘王應保殷民哉誠使天之佑周者不庸釋而殷民亦遂日遷善遠罪而不知豈非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哉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皐陶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此其辭之詳者也敬盡己心明盡物理而後罰為可行典法式用罪小不可不殺非惟其盡當殺也或輕或重亦各以其罪耳死人之所矜今至於殺亦不赦以見法之為必行舉重以明輕也既道極厥辜言以理窮其罪狀也事之似是而非為難察故適遇者加詳焉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刖人無或劓刖人 有敘言有本末也舜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即此敘也汝大明其德而服行之則民勑正而勉於和去惡如去疾示之以好惡也故民皆弃咎而遷善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是故罔民之不為則民安治此其敘為甚明也刑不得已而用之要為奉行天討吾何容心焉故曰非汝封刑人殺人非汝封劓刖人劓刖輕又曰丁寧之辭刑輕

人亦輕用之故丁寧之如此劓截鼻刖截耳周官五刑無刖呂刑曰劓刖椓黥劓刖相屬豈二罪同科而有輕重歟鄭康成謂臣從君坐之刑未見所據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外事非其國事諸侯之以獄請者今法之為臬者言義法如射之有的必求其中此因物立義也臬讀音近漢以來轉譌獄恐今人緣義而易歟或曰閽門橛言有限節也自侯國上監牧自監牧上朝廷有限節猶閽也案周官大司馬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布憲掌憲邦之憲布憲詰禁通乎大司馬之職而大司馬條于建牧立監之下又以康誥參攷之則邦國之獄請于牧監牧監裁決之為是證也周公謂康叔汝所統國猶以獄請汝陳是法以司察其所監臨之衆此殷罰之為有倫者謂之殷罰其事始於殷也又若要囚蔽獄之要節也服膺念之自五六日至十日又至三月而後大斷法之良要因死獄之要節也服膺念之自五六日至十日又至三月而後大斷之周官鄉士掌國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又朝十乃士之治有四郊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又朝十乃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暮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不及覆求其情理而後大斷焉言其慎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

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汝陳時臬事罰蔽覆說上汝陳時臬司師

丕誠要囚二語也臬蔽爲殷常法而必當用其義刑義殺次就勿用以就汝也欲情輕重可以遷就不由義斷則害治矣正使汝陳臬蔽斷皆順是敘則亦曰未有順事誠恐猶有逆於理者也如此則其心廣大虛明無所偏倚必能制義而周公因四方和會大誥治道而建康叔爲庶殷長則以其心人未有若之者德康叔實能知之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暨不畏死罔弗憝 自此以下皆陳臬罰蔽之大端也暨強憝惡凡民之寇攘爲姦宄殺人顚越人以取貨強不畏死者人所共惡之皆得討之朝士曰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孟子曰不待教而誅之是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 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猶爲大憝而況於父子兄弟之相賊害者乎愛也長幼

人天有顯道勑養也父母遺體爲可哀也弔至惟人之至於不孝不慈弗恭弗友豈有不於我爲政之人得罪者天與我民五常而大泯亂之得罪宜矣

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 泯亂民彝速用文王所作罰刑此必無赦戛轢也以其不率典常陵轢德義是固當刑之然此凡民也況惟外庶子訓人之官言外者對下文家人也庶子周官諸子掌教治國子諸侯異其名稱庶子正人長官周官小臣上士掌王之小命王燕出入前驅又有內小臣奄上士掌王之陰事陰令諸節闈寺內豎限節內外者乃皆別異條品播布敷施政化作民而立之風聲今乃弗念厥職弗庸厥道以病其君吏奉君之法以治人者也而出禮踰法則君病矣引導也是方導民爲患而豈能化民成俗乎罔不憝夫人而得罪王誅賞之臣工罔王釐爾成庶子爲稱首教治國之子弟爲功也特出小臣諸節內外正位關雎鵲巢之盛由此出也 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已止也事止此耳過此則有難言者矣吏弗念弗庸瘝厥君速用此義率殺之非謂盡當殺亦舉重也民稱刑吏稱殺輕

重可見雖然事猶當知所自始也則亦惟其君其長不能于其家人言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也夫不能于其家人故於其小臣及其外正長官崇尚威虐大廢放王命乃不用德治民是以其民強暴姦宄廢棄典常弗克用乂以至于此元惡大憝人皆得治之泯亂民彝政人治之吏尊民為惡王治之惟君惟長而不能厥家人遂使諸臣廢放王命不用德治其誰之咎哉此所謂難言者也大抵康誥論德刑之敘推其極必使人君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本末先後昭然可觀其言蓋與三葉相表裏自外而入者小臣也自內而出者亦小臣也故兩見之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亦庶幾能有及於文王則天予予一人悅懌汝矣勉之

五教在寬惟文王之所敬者敬之其所忌者忌之乃以裕其民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奭明也明者非自明而已也所以明民也迪蹈古善康安明民則能使蹈於安善故我於殷先哲王之有德能用以安治民者起而求之大雅曰世德作求況今民無能蹈道而皆冥行不能有所適夫不能迪民則為無政在其國矣此王自智未能乂殷民故其下有天罰殛我之言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奭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敘古先哲王莫不有所監觀而後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言德刑之何能行罰之行由德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夫是之謂行厥止也民之不靜由其心之未有所止也訓迪雖數而猶未齊同為君師者實任其咎天之明必且罰殛我我實不能其又奚怨凡罪雖小且寡無不得偪罰而況顯聞于天乎湯曰罪在朕躬不敢自赦夫天子奉天命天罰天道而不克若天天罰之不敢怨諸侯奉天子用不克又民天子討之而又何辭焉此終不能厥家人義故其下曰不汝瑕殛殺又曰無我殄享皆此意也此不惟告戒康叔凡庶殷君長皆感厲之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而敏於德敏日新也康平易也顧省察也遠使可繼也猷柔而使自得之各止於其所止裕乃以民寧也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如此則不汝瑕疵殄絕矣

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惟命不于

常汝必自念此無使我殄絕之豈吾心哉汝當明此服命康叔侯伯七命其服自鷩冕而下爲牧則加一命玄袞及黻皆有典章明明有德也五服五章也高乃聽則道德仁義之言日聞推之以安治民其則不遠矣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誥汝乃以殷民世享 告戒已盡又順道而申儆之其大要則在於勿替敬典一語而已告語不過如此惟汝能聽我則遂爲衛太祖以殷民世享戒勸之前曰無我殄後曰乃以殷民世享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殷民化紂沈湎于酒周公使康叔禁之特作書謂之大命見其爲戒令之大者也妹沫古字通沫水在衛之北沫邦紂都庶殷無不嗜酒而風化始於紂都故使明大命于此衛詩既變淫俗復作桑中所稱沫鄉是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其次第爲穆故詩書稱文王爲穆考武王自文王爲西伯始故曰肇國在西土毖慎也庶邦文王爲西伯時所統治之國也庶士庶邦之臣也少貳正長御治也文王爲西伯誥教其所統治庶邦之庶士或少或長凡治事者使戒慎朝夕不廢惟曰祀則用茲酒文王爲西伯禁酒之命行於庶邦則三代牧伯之職爲可見羔羊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在位皆節儉正直 惟天降命

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林麴爲酒自天降命也實惟元祀元大也謂天地宗廟之事自是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雖庶人亦用之人不勝嗜慾而沈湎以滅天理天降威罰於人由其大亂喪德亦無非酒惟淫佚之行於小大國用喪亡亦無非酒惟迷亂之罪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小子幼少之稱必日其幼少教之而童丕事作而行之彝常也士大夫子弟也正此選乎文王誥教國之子弟推之於其所統治庶國使惟祀得飲而猶將之以後能成其性止謂士大夫子弟世業將有正有事而常酒無量不及亂 惟曰我民迪小子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惟曰稱其所以教民者也上之人無彝酒而後教其民者亦惟是也臧善也我民教迪其小子惟一物愛則其心善能聰聽祖考常訓百畝之田五畝之桑雞豚狗彘之畜皆上物也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大受雖不同量而必皆質樸淳龐若出於一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

慶自洗腆致用酒 文王之教庶殷未霑被也故汝明大命必自妹土始使其民嗣承父祖竭股肱之力其心純一藝黍稷以事父兄農功畢始牽車牛遠載貿賚以孝養父母慶善洗潔腆厚也父母善之乃自潔厚致用酒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兹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庶士官皆有長故曰庶士有正伯亦長也庶伯君子謂孤卿也以德選進長於其國其爾嘗者耆尊禮於其君君飲食之而得醉飽大惟聽朕教羞進也爾大能進德為國耆耇有所興作必稽于中德酒不能廢也祭專曰猶言其大者如此也爾克長觀省有所興作必稽于中德則能保其祿位爾尚閾則 酒不可嗜也歌舞興則緐皆非中德也作稽中德爾克長於其國其爾嘗庶幾能進饋祀於其祖考以介景福用逸飲酒自介用逸對上飲食醉飽謂君饗燕則飲於家祭祀則飲如此乃信惟王正長御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大德長不忘在王家周公禁商人淫湎敎其民以孝養之飲教其士大夫以燕饗之飲福胙之飲使民能勤於業士大夫能進於德自羣飲之樂不足與易之則酒令行矣夫必樂乎此而後耽乎酒之而強禁之民不從也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敎

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我文王能輔往日邦君與其治事之臣及小子今尚能用文王敎不厚于酒故我至于今能受殷之命亦由此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我所聞惟曰昔殷先哲王蹈道畏天顯明小民經常常厥德終始惟一秉持哲智緝熙光明能成王德使四海咸仰敬畏輔相能自得師惟治事之臣其修輔又皆有恭敬之德故其君不敢自寬暇自安逸況敢崇尚飲酒故其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邦伯諸侯長同官為僚尹其長也亞其貳也服服其事周官宰夫旅掌官常以治敎者也宗工大臣也外服諸侯統於長內服百官統於宗工於百官族姓與致仕里居者皆無敢湎于酒不惟不敢而亦不暇惟助成王德使光明顯大於尹人祇辟尹正祇敬辟君助王德顯而後正人使敬君奉行君正莫不正也殷先王畏相御事修輔有恭故不敢暇逸崇飲殷諸侯百官惟助成王德顯正人敬君不惟不敢湎而亦不暇其君臣當務如此 我聞

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
不易誕惟厥縱淫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
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
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
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
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我聞亦惟曰言我又聞惟如是也嗣王紂酣樂其身其命令無能顯民使得敬保其常性而於敏怨不復可變易大惟其縱淫佚于非常用燕樂喪其威儀盡痛意民愁其亂亡無不盡然痛傷而酒惟荒耽厚于酒息止也記曰遊焉不能不息而好樂大荒則甚矣故紂不惟目息乃至于逸其心疾很無忌憚雖死不畏紂心豈獨異夫人哉酒變易之酒之禍大矣辜在商邑言罪人之所在也罪起商邑於殷庶國與之偕滅亦無憂懼言遂喪天下而不悔也弗惟德馨香祀使登聞于天大惟民怨咨庶羣自酒言小大以之其腥穢聞於上故天下喪亡于殷無愛于殷其罪惟逸而已速召也天豈虐民惟民自召罪耳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
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
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不若茲多誥必有所監觀乃為有徵水監監形妍媸民監監國存亡撫安殷用
酒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求安於是哉　予惟曰汝
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
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
酒　劼固也慎獻賢也固慎酒曰東心致敬也周公教康叔敬禮殷之賢臣與其侯甸男衛之賢侯上言殷諸侯百官昆曰能助王德綏尹人祗辟故此教康叔敬禮之周官大史掌典瀆則之貳辨法者茲焉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內史掌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受納訪掌書王命侯國設職掣此可見習典章識故事博物洽聞故天子諸侯皆以為友百宗上百官宗工也爾事爾事之者也服休任道者也休美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任道者也休美四方風動惟乃之屬服采任事者也射人太僕之屬射人掌朝位射法太僕掌正王服位皆事也記稱射人師僕人師則皆有師道事之者也古者天子諸侯有師事之臣有宴友之臣孟子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若順疇誰薄迫迫切之諫爭風厲之謂也宏大也斯父司馬掌封圻之稱農父司徒掌民之稱宏父司空掌事之稱司空掌事以大名者使民非小事也孔子曰使民如承大祭司馬司徒司空國之二卿若疇咨訪道德迫違糾正愆失若保順而保其身體皆安定其君者也尚公敬康叔秉心致敬以尊禮殷之賢臣與其賢侯況惟所當寘友太史內史與賢臣之為百宗工者乎矧惟司馬司徒司空國當師事服休服采者乎

之三卿定君者平劻惟汝又能正身率下而剛制平酒
乎一一隨堂於佚凡上諸事皆不能爲故必本之於其身厥或誥曰羣飲
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尊賢修身其道略盡而後頒
故羣飲法特重無遺佚盡執拘周真之於殺即事爲制也予其殺未必殺也
猶今律之當行處斬也康叔得專殺而歸之京師蓋猶有輕重之權焉 又
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
時同于殺 羣飲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于沈湎之事所從來久其
或未嘗受教令計誤適爾則勿用殺之姑惟教之太宰生以馭
其福不殺而生之福也有此明享其福必且能自斬乃若嘗訓教之而不用我
教辭是弗復恤念我一人蠲潔也弗屑也弗屑汝行事惟終嘗是同于
殺猶今律不分首從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辨乃司民湎于酒 毖慎
司察汝當聽朕而敬慎之其可勿辨乃所司察之民而
使湎于酒乎適爾非終則敎之惟終則殺之所謂辨也
梓材 刈獲而後田功畢丹漆絢飾而後作器之功
畢治道必有終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行乎江漢之域自洛以東未漸
被也今康叔分殷而治誠能勤用明德刑不施而茲暴止酒不禁而淫
酗節先後迷民則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治道終焉此名篇之意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
君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家邑之民與大治民之官臣於家者也以厥臣達
于卿大夫士臣於諸侯者也諸侯之卿大夫之稱
故常患其隔絕不得達王而家邑臣民之情大家亦患其不能達限節相臨教
使之然也諸侯能以其家邑之民與其臣民之情達於大家而又能以其國之卿
大夫士之情達於天子合上下之體而聯屬之此二代封建之盛意也而夏商
之季大家已裡盤庚遷都其胥動浮言以撓上令者大家也箕紂爲惡卿士相
成逆至於亡者大家也殷既滅而後定者亦大家也馴至
于春秋之末其事轉見隔絕執國命二桓子孫浸以微弱家臣之禍乃至于
此周公爲能見此幾矣周公既作洛遷殷民自治之又使康叔爲庶殷長治其
不遷而留者作梓材論治道之所終者告此使康叔知治體而救其患焉康叔封
衛分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
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 宥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
勞肆往姦宄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
汝康叔順常道於是曰我有師師則國之三卿與其正長若衆也師師言其風
聲氣習相慕尚也微子曰卿士師師非度入其言曰予無罪虐殺人亦竟不由
其君先敬勞其民故其卿大夫士往而效宥殺人腥人若
宥之則亦見其君有以戕敗人獲宥者而效之國之三卿與正長之大夫皆大

家也其為吉為凶固相慕尚然無不由其君身率之者然為天下浦逃主其民好草竊姦宄凡有辜罪乃罔攸赦周公特舉此虐屬殺人與縱容姦宄使為民患民之憤或不得逮皆商之道也使康叔加之意焉歷久過缺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王之啓監司察其治為民而已民當使胥匡以生必曰無相戕無相虐書至十人情易忽之細實至于人情易忽之細實至于人情易忽之細實至于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
太保先周公相宅成王七年二月也於是成王將營洛自周行至豐告廟先遣太保相宅成王是年冠必以十一月周歲首行禮見廟矣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
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
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於二月順來其次三月朏月三日也攻治郊社宗廟朝市之位水北曰汭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
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
新邑牛一羊一豕一郊社位定乃用特牛告天地用太牢告社稷
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
命殷庶庶殷丕作用賦役之書命庶殷侯甸男諸侯使其長率之長即周公東伯也康誥有采衛逮不供役來享而已丕大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周公作洛將歸政召公陳周公攝政王能順周公成周道之事誥告庶殷君臣使咸知之幣玄纁帛取幣稱庶邦冢君四方諸侯咸在也特誥告庶殷自伐三監至此事始定且遂將遷殷民也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
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元子大子紂爲天元子無道天改此大國殷之命而授周今王繼文武受命固惟無窮之美而亦惟無窮之憂祈天永命兢兢業業憂豈有已乎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
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
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
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
用懋何其奈何不敬言何爲而敢不敬也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哲王精神在天後王紂也後民紂之民也方紂之君民憑藉先王遺烈茲服厥命矣至其終沈酣昏迷智識隱藏諸病盡在暴虐傲慢淫荒無度也故其民始離惟知保護抱負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告愬無辜往而逃亡越出而又見執

殺民窮甚矣天亦哀四方民之至于此極爲之擇主其眷命用勉於德者殷先哲王豈不欲救紂民心既去天命隨之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其失天下也失其民也此祈天永命眞切之論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疾敬速也天之敏速敬德相視先民有夏若禹盛德天啓迪之順從之保之如子禹亦面稽天而順之今天亦墜其命矣天之難諶如去就如是王必格至天亦啓迪之至保之湯亦面稽天而順之今天亦墜其命矣天之難諶如此文武受天命今沖子嗣必當無遺壽耇指謂周公蓋曰將於此老成人稽考古人之德遵行之況曰更有能稽謀自天乎言周公有天德苟有圖謀皆可稽參則亦面稽天若也此旅王若公本意從子保格保意同文變無別義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嵒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王雖年少爲天元子必承天意以從事其大能和于小民則於今爲美嵒僭也王爲是不敢遲後用顧視畏懼于民情之僭差作矣謂殷民也故王來紹繼上帝自

毖服行政教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周公稱名咨召公遠嫌不敢當諸侯禮見也左氏傳曰王合諸侯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侯帥子男以見于伯召公率諸侯奉伯見周公略用伯合諸侯之禮周公將復于明辟王且至新邑故不敢當此禮也周公言其作大邑其自是配皇天京邑所以配天也皇矣帝作邦作對郊社之位莫不咸在於是慎祀上下其自時土中布治于四方王其保有天之成命治民今日爲休美然王有先務必服馴有殷治事之臣使比附介助于我有周治事之臣裁節其往惟日其往使歸於道然後王化純被矣此事必在人主工當敬作所作動也念緣而動體隨而動事變而動皆動也動必有所自故謂之作所抑曰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敬作所也思齊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雖動而未嘗不止也不可不敬德申言之一歸於敬而已殷民遷洛者皆大家固將於此選其賢者服在百僚舉善而教之必使比介有周御事以此爲先務

我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

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
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夏殷興亡不可不監而其歷年
與墜命則一聽於天不敢容知
今王嗣夏殷受其命我亦惟此二國之命承順其功爲禹湯之所以繼皆爲有功吾則承順之其當聽于天者吾不敢容心焉孟子曰若夫
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厥政營之生子教之必于其初生其智識雖命於天而少成之教則爲自貽之
也今天於是而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爲知今我初服厥政宅新邑故知愚吉凶
歷年長短皆於此命之王必當疾敬德王惟德之用祈天永命乃在此時智與
愚對吉與凶對歷年長與短對而獨言命哲者夫豈可使之愚哉是爲師保之
功故曰自貽哲命吉凶長短惟天所命耳故曰我不敢
知夫既不敢知而又祈焉何也夫子曰丘之禱久矣　其惟王勿以小
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

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王勿以小民過用非當
此治民此二語專爲殷民驕淫矜夸皆非彝也必惟禮義之迪而又不敢以刑
戮威迫之故殷民爲難治順古先哲王之有功在民者其惟王居位必在德之
首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法古脩己小民乃惟有
所儀刑用於天下不即慆淫不施刑辟於王爲顯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
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
民受天永命上承天下乂民勤勞愛恤其曰我受天命大當如夏之歷年
又當用勿替有殷歷年我欲王能以小民受天永命載祀兼
夏殷之數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矧越友
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周公既答召公
又拜手稽首答其禮自稱予小臣遠其逼也讎匹也民與君匹百君子衆諸侯
與其御事也爲王治民皆王之匹民者也於其友愛此民者保受王之威命明
德勿替引之王終能保
有成命王亦有顯名　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
永命我非敢勤諸侯禮見受其幣恭奉之供亦奉也言將以供
王蓋以太保與周公詰告之言復於王使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召公先
相宅周

公繼至卜得吉乃遣使告卜遂經營庶殷丕作作洛
誥於是周公歸周復子明辟成王留周公事相屬也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子成王也成人矣故稱之曰子復子明君使自爲政也必言明者主道利明不利幽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王如弗敢言王退托有如弗敢然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幾天命所鍾而承之而退托弗敢則時幾逝矣成王能爲其事而退托弗敢足以觀德矣非能自得師何以有此基始基之伯基此命安定此命不可不及天心所胤嗣故予嗣太保大相東土復子明辟作成王宅新邑行政化始基作民明辟文武功業至此遂定

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孔氏以爲河南城又卜瀍東亦惟洛食并卜之孔氏所謂河南蓋漢郡洛陽其屬縣也王城不見所出其說自孔氏始

洛爲京師黎水闕案今潞州上黨黎城壺關三縣皆古黎國地漳水流經三縣即潞水也職方冀寖潞漳水東至今洛州入河黎水豈即漳水歟禹貢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又案淮南子武王欲築宮于五行山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也納貢往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子謂之能持滿五行即太行高誘云上黨

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師衆也鎬稱京王所居也洛稱師王時會所至也至春秋遂稱

闕也然則周公卜河朔黎水猶以武王嘗有其意歟卜不吉乃卜洛亦武王意也澗瀍二水皆入洛注水經瀍猶有瀆可攷澗不可攷矣卜澗東瀍西惟洛食孔氏以爲河南城又卜瀍東亦惟洛食并卜之孔氏所謂河南蓋漢郡洛陽其屬縣也王城不見所出其說自孔氏始

春秋王室亂書王城又書成周最後書城成周杜元凱注子朝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居成周敬王徙居成周亦不見所出其說自杜元凱始由是世遂以河南爲王城洛陽爲成周而於經有所未協故說者又以意通之謂下都爲保釐大臣之所周人朝夕受事習見久遂獨指以爲成周亦無所據也余案東周稱成周猶西周稱宗周也成周洛邑王之所常居洛邑王不常居時會則居之故又稱王城焉猶今稱行都也號作王宮于卑服作王宮于踐土皆以待巡幸故謂之王宮然則王城亦猶是也水經洛水過河南注引孝經援神契周洛爲中謂之洛邑洛水又過洛陽注稱周公所營洛邑其城方七百二十丈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邙山以爲天下之湊方六百里因西周爲千里是則雖桑鄏河南洛陽通爲周洛邑未嘗析而爲二也又案書序成周與春秋成周一也書序稱周公往營成周不應不指王城而指下都其爲王城必矣春秋書城成周不應與書序異處書序自爲王城春秋自爲下都必宜矣周人遷殷民皆大夫士大夫有邑士有田多士曰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多方曰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周王誥之制非也大抵說經當有據詩書王制孟子左氏傳國語可據史記已有不可據者其他傳記苟不可攷實則必難據也周公既卜澗東瀍西而又卜瀍東何也周

人自郊關之內皆爲國中方百里澗東瀍西南屬于洛其定爲都邑者不能百里故又卜瀍東亦屬于洛跨瀍水東西通其地大名成周又名洛邑王城則故在郊鄙也水經地方七百二十丈其爲宮城蓋無可疑者惟洛食蓋洛旁地皆卜之惟南屬洛爲吉相視經營皆人謀卜吉乃定定之方中曰望楚與堂景山與京人謀也又曰卜云其吉終焉允臧得卜乃定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

稽首以聽誨言

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

稽首誨言　王拜手稽首尊師傅也匹配配天休命也恒久貞正有堅凝之意易貞固足以幹事王自以爲與周公當共貞此卜吉也拜手

稽首以聽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新邑行事祀其首也肇始稱舉周因於殷故曰殷禮凡不在禮文典祀之所未及者皆於此秩序而祀之則所謂損益可知者也制禮作樂此其始矣咸秩無文言雖小不遺也蓋自作文武廟于洛明堂升配星辰河嶽禘祫烝嘗以至于戶竈行廟酺禁檜祈必皆通於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損益行之是爲成王首政故予整齊百工使從王自周往洛予惟曰庶有事言俟王所爲也今王當即出命曰記功之可尊者以功

之大小爲序大功元大祀元大也獨言大祀定則中小皆定矣惟命曰汝受

功者當秩而祭之汝必當以厚輔我大閱視功載籍置私人於其中又周公教成王七年於此即政而遽以其私人亂賞典無乃畔周公爲太早乎諸葛孔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損益行之是爲成王首政故予整齊百工使從王自此出其端一啓其往必將如火始燄燄其所及之豈能絕乎或曰周公大閱視功賞載籍皆成王自受教之官皆汝乃汝悉自教之也天子百官承式是爲教之若其小大高下百官於是稟命而行灼次敘及之豈能絕乎或曰周公大閱視功載定其高下百官於是稟命而行私人非也方復子明辟成王猶未受安得已有功賞

作成王可以教百官矣而周公警策之猶如此禹曰惟帝其難之成王安可以不知其所不及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殊稱公曰又一事也已歎言之而不盡之意新邑既祀遂受諸侯朝享故周公又教成王以此事必惟其終也奉上之謂孚汝必自盡敬識諸侯享與不享吾心自不能盡豈能知人享不享哉享多儀拘非所貴戒毋侮慢既醉曰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不役志于享故闕於儀也凡人所謂不享共事必爽厥則為不圖其長篤敘乃正父罔不若子

不敢廢乃命武王又能無不順其無克孝可以儀刑天下四方諸侯不敢廢乃命爽敢不享上哉周公曰厥若彝又曰篤敘乃正父罔不若子皆家人父子間語不獨以師道自居也非民彝又曰篤敘乃正父罔不若子皆家人父子間語不獨以師道自居也汝往敬哉玆子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甫戾汝往必敬哉此為我所昭明篤厚哉五典五惇五禮有庸明且厚者也彼諸侯皆以此寬裕吾民而豈不知敬其君汝無踈遠之使陷于罪戾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順周公曰明保予沖子公稱舉丕大顯明之德以予小子于揚文武功烈奉答天命和協恒久四方民居于洛師凡今厚尊大禮稱舉秩序元祀遂成秩無文公實當任其事此荅初教陟祀意惇宗稱秩即伯禽秩宗也周為宗伯故謂之宗禮宗尊也禮莫尊於祀惟公德明光于天地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敬美迎于平不迷文武之所勤教此荅後教百辟享意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迓衡即舜賞四門也周公為諸侯長乃其職予小子夙夜當慎祀言予小子惟慎主祭祀而已鬼鬻守成專言公尸燕飲福禮樂政化皆由公而成予小子惟慎主祭祀而已鬼鬻守成專言公尸燕飲福

祓集之天下治安無事人君所慎者惟此紂惟不慎故昏棄厥肆祀弗荅周人祀典一歲之中祀之日居多蓋常使人君清明其心齊潔其身日與鬼神接絡共不懈而邪僻自消夫以是正其君使特盈守成焉然必使人君能自如此則有以盡其心不然怠忽生之浸至於謂祭無益矣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輔我迪德甚厚無不順足者皆荅罔不若子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王言予小子退當即辟于周遂命立公後謂封伯禽於魯也四方雖已蹈於治而未定宗禮則亦未能敉寧公之功制禮作樂周道大成而後公之功順定焉將大公德已勤施於前更當陪大其後監董我眾士為師為工者大保文武所受命民治之而為四輔師保丞疑也此又荅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公仟嚮即有僚意周公本以太傅為太宰至君奭始稱周公為師蓋始居太師之職監百工則仍為太宰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當留安定我往新邑雖言之有不能盡也樂公德也然則公安可去我公無使我困哉我固惟無所厭斁其安天下事公亦勿替議刑則四方世世享其上矣此廣旁作聖祖述衡荅言併享意大抵洛

辟遂往宅新邑周公因秩祀敎成王正百官服殷御事因受四方諸侯職貢敎成王先自敬慎威儀以識享不享加恩意親睦諸侯成王一以倚重周公雖親政留周公監董百工定宗禮居師位勿替儀刑使四方世享其大福如此然成王遂能知所不足知所以自輔必不可無周公虛己盡心乃至於此周公之所以敎之者可謂盛矣不如是何以為周公惟予沖人弗及知疑亡之證公無困哉公勿替刑進德之證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儒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周公承王命拜手荅王言王命予承保文德之祖文王受命于天之四方民於乃先有功烈之光武王弘大朕恭敬儒子來相宅其大惇厚典常尊禮殷之賢人治為四方新君作周恭先蓋曰其自是土中治使萬方咸休惟王乃有成功此言新君以恭敬先施之將與殷之賢臣同自此土中治四方使王有成功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俾來毖殷 予旦以此多子羣御大夫於治事之臣篤厚前人已成之烈荅其衆作周孚先成朕昭明子成王典刑乃盡文祖文王之德使之慎殷事此言周公帥百官以忠信先施之共成周公昭明成王典刑慎殷事

也此亦為終服殷御事此介周御事之意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

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孔氏乃命寧句絕非周公言王乃明安我以黑秬黍酒二卣中器言曰明潔致敬文武美享謂告文武此為休美必享也言安我者周公遂留也予承王命不敢經宿潔告文王武王不敢經宿不暇齊也周制九命作伯賜秬鬯圭瓚周公為東伯父矣至此成王親政始賜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毗

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佚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周公又謂王當順厚其敘言事有先後無有不順不厚而遇自疾蓋福福無有不自己求之者必使至于萬年毗飫乃德如此殷乃能長成言殷民服化也王使殷乃承此敘萬年其長觀朕子成王而懷其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

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成王八年十一月戊辰也史載作洛復辟成王至新邑烝祭告文武周公七年三月至洛經營命殷正作周公還周經無日月至建子十一月周正月朔復辟是為成王八年伊尹還政以冕服奉太甲歸亳亦以建丑十二月朔為歲首故建子十一月周正月朔明矣春秋書即位必正月王即以此月往洛戊辰烝祭歲事周官司馬中冬大閱享烝則建子之月也又至十二月是為周公攝政七年

建丑十二月歲終史特於篇末總其事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此其歲月前後皆可攷商周正建雖異而史序事數月必用夏正所以正天時也因烝祭文武廟各加特牲上命作冊也命史逆作之書于冊惟告文武立魯侯為公後祭有賓殺殺牲禋告此告也亦有賓殺牲格至言王自命賓至禰太室皆親至行禮重其事也即辟因朝王於豐告文武命周公後因烝祭於洛告文武洛有文武廟祖文王而宗武王也豐廟已如此

王入太室禰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太室清廟封于祖廟故禋也成王命周公以秬鬯二卣告文武亦曰禋此言王入太室禰王命周公後謂告立伯禽也作冊誥冊也王作之韓奕曰王親命之是也以王命書于冊史逸告之故曰逸誥內史王命諸侯則冊命言之體史皆詳之周公本與太公召公同封之國為周公後則周公為魯始祖而值食采於周號周公周公薨嫡國於魯庶封邑於周皆特制也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孔氏曰自戊辰以下史所終述

尚書說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說卷第六

禮部尚書兼龍圖閣學士新昌黃度著

周書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殷民之爲頑不識天命去就奉武庚爲亂動搖天下是爲不則德義夫子定其罪與苗民同世儒謂於殷爲忠豈乎夫子之訓矣天命已去而欲私植之與天下之共主爭衡以此爲忠可乎天下未嘗有依違之理也在殷爲忠依違則二理矣理隨事爲輕重重者立則輕者廢紂爲當誅武王爲行天討其輕重不待言而知殷遺臣之私忠其能爲天下之公義乎忠不勝義畔而已矣孟子論瞽叟殺人舜棄天下負誖而逃親爲重天下爲輕其告滕文公以太公避狄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民爲重國爲輕築城鑿池效死而民弗去國爲重君爲輕古人立論明白洞達不以利參義故無依違之言苗民遷三危殷民遷洛周公以爲先王明德之子孫將於是而敎帥之書稱于降爾四國民命又稱今予惟不爾殺蓋以爲叛上本當誅也成王已親政周公猶以王命誥終其事焉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自丞祭後遂遷殷民三月至洛稱商王士皆其宗族親戚也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漢魏以後革命之際宗族誅戮殆盡三代固無此事然非阻之端已見於此時本朝受周禪不殺一人誠爲盛德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命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順道而告之稱殷多士著其滅亡之餘也弗弔言人事之不至也是愍下民故大降喪于殷致王罰正殷命黜之終猶絕也武庚既誅除殷國立微子於宋殷民始絕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肆故今以繩繫矢而射曰弋天所不畀信無固亂也推亡固存是乃天道使文武有求位之心天其猷之矣惟我下民皆秉心爲周天之視聽必因於民天明爲可畏也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引長逸安

天之眷顧有德實欲長安之有夏乃不能承天意自適於安則爲天之降格嚮于是夏當其時桀不克用帝命大爲淫泆有日惡辭惟是天始不順卹無所念聞廢其大命降致罰乃命成湯革夏湯即其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四方夏之賢者皆識天命皆達廢興之理皆能以天下爲公義安生民爲心殷多士爲不能進於此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恪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明德恪祀乃能爲百神主配天其澤則王矣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 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天顯也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民祇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天之不畀不明厥德也夫豈獨殷凡四方小大邦國喪無非不明厥德有辭于罰者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靈善神明其德也或曰靈承于旅皆祭天也祭天而天饗之故曰靈承天有命命我曰割絕殷告正于帝天授有德

不更改命故曰惟我事不貳適天下公器奚可強留故曰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予能言天之所以絕殷者曰惟爾大無法度而已今我不爾動禍起爾邑謂武庚叛也予亦念天即殷大罪而敢緩縱不正乎武庚難誅而同亂者無所討正故云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猷道言遷殷為有道也孔氏曰我一人我天子也豈不幸其苟安不動姑務寧息乎天命不當如是也汝自今能遷善改過則定矣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冊書典籍殷革夏命爾先人有書有籍爾所知也今爾又言夏士蹈德簡擇在王庭有服職事在百僚而今乃不然乃方遷徙治汝罪周公答其言以為予天子一人惟聽用德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則自紂時沈酗亂德草竊姦宄舍匿罪逋曾權相滅往事姑已紂亡又奉武庚為亂而何德之可稱乎言天邑商蓋合紂武庚之罪於其中如爾罪皆當誅我惟率緩縱矜憐爾故遷汝教汝率猶

一切也爾多士無所選用與夏事異豈我罪乎五服五章五刑五用皆有天命其能以爵祿私相悅戴武王入商釋箕子囚式商容閭無賢則已有則舉用之矣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奄蓋為四國民命獨赦其死耳我今乃明致天罰移徙爾遐逖止誅其君盡赦其民是為大降四國民命爾使遠徙于洛之邑比近承事臣服於我知所共尊多為遜順盤庚曰非汝有咎比于罰周公曰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咎比于罰周公曰我乃明致天罰移爾殷民之遷本為有罪也奄在龔慶曲阜縣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念疾于頑則殺爾矣惟爾殷故我惟是命申戒之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作洛蓋為鎬京在西四方賓貢不便亦惟徙爾多士所當服事奔走以臣於我而興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皆卿大夫之有家者也士亦有祿田而皆不奪其土士田在近郊安寧勤幹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奭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

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致天之罰刑殺爾矣于爾躬罪人不孥也然不復能宅邑繼居矣有幹則有繼易幹父之蠱有年年穀孰也爾小子乃興起于善從爾遷洛始孔氏曰反所生誘之得還本土皆術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又曰申勑之也或言謂此命不可常得聞也 周公作無逸成王初即政周公作無逸以民事戒使知稼穡艱難召公公劉詩亦此意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所適處所也無逸則敬敬則安安則久所其無逸也君子分當逸所其無逸者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是故先知稼穡之艱難身逸而心則勞矣小人依稼穡而生也詩曰曾孫是若成王為知之矣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諺同咩諺也強悍自用之意誕欺一曰大也不誕則傳言古昔陳老之人無所聞知宋孝武視高祖陰室島燈籠麻繩拂曰田舍翁得此已過矣是為侮厥父母 周公曰嗚呼

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敬戒之意脩身事天治民同一敬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作起其事聞見故或之居喪不言禮也無命令耳信乎陰默紹無聲聞則未之見也言出而民懽悅之言乃雍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孔氏曰祖甲太甲以享年久近為次故在下又曰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甲或曰太甲與湯同為不祧故稱祖案史記殷自有祖甲高宗子祖甲淫亂殷復衰國語亦曰祖甲亂之七世而殆邵康節皇極經世書祖甲繼祖庚而立歲在壬戌廩辛立於乙未其歷年之世次皆與書合鄭康成謂武丁欲舍祖庚而立祖甲祖甲以立弟不義逃于民間是蓋賢矣其說或當有所受國語史記容或誤歟皆不可知也 自時厥後立王

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耽樂敗性遂以天年祖伊所謂民中絕命也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康功安民之功徽懿皆美也道德之容仁義之言其柔其恭何所不美惟正之供貢賦皆有常典也文王九十七而終享國五十年四十七受天子命即位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行有不合於三王者仰而思之坐以待旦皆勞其心者而皆享上壽世或以思病其心何也孟子曰心之官則思中庸曰思誠者人之道心非願隨土腐敗無用之物也聖人之思所為異於人者有思必誠而已是故不邪則不惑不謬則不困不蔽則不危不曲則不迂不得則思思而得則悅故曰理義之悅我心是故盡心知性則知天矣理性命同出一源蘇文忠曰漢武帝唐明皇皆非無欲者而享國長壽十一而已豈可效乎是也然武帝殺戮至父子不相保明皇流播幾不免雖長壽而累其身且累天下周公無逸稱三宗文王之壽皆謂壽考不忘能敬其國家能乂其民者武帝明皇長年何述焉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一息逸則縱矣況終日之力乎一息之逸充其至可以為紛紛之迷亂其始亦曰吾姑今日為樂明日止也如水潰隄苟有隙焉激射而往豈能止哉凡為耽樂皆非民所訓非天所若必大有過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訓告謂切啓迪也保惠將順也教誨匡救也譸張誑也幻妄也誨告保惠教誨之交脩則人無敢為誑妄者於此不能聽則誑妄遂作人且教之變亂先王正典法無小無大皆變亂之不順人心人心違怨必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玆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不惟戒逸又教之改過自省迪蹈智哲言行其所知也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君德必寬大聞過自脩則怨釋讒過刑殺則怨聚周公之言及此成王豈亦有間可窺歟苟無其事何以見於訓戒之辭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玆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召公爲保甘棠巡行聽斷則以太保兼司徒周公爲師洛誥監我士師工則以太師兼冢宰召公先周公周公新命也周公本太傅周師保往往兼六卿蘇公司寇畢公司馬皆是不必盡爲冢宰司徒也固有冢宰司徒不爲司徒師保者冢伯維宰番爲司徒是也左右分陝也益稷左右有民是也或曰左右相猶伊尹仲虺也召誥召公錫周公幣蓋以周公告太平功成且歸老矣洛誥成王留周公周公遂留故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言已所以留不得去之故不獨周公自留且并留召公焉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尊之曰君有土之稱君陳君牙皆然永孚于休終出不祥皆不敢知天難諶也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已歎且言其事曰是在我而已我亦不敢安于上帝之命而弗永遠念天威及于我民無使有尤悔違闕是罔恭敬上忽天戒下失民心遏絶敢逸前人明德光輝我老在家則不能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天命歸周既不易而又難信若乃一旦墜失其命則弗克經歷有年嗣承前人恭敬明德矣在今予小子曰亦安能有所匡正尚惟蹈迪前人光輝施于我沖子成王使

有所觀法而已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凡又曰皆史官節略之文也寧王武王天雖不可信而我周道惟武王之德能延長之天是以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伊陟伊尹子湯欲遷夏社不可作書名臣扈蓋佐湯與商伊尹仲虺之誥格天聖人之事巫咸巫賢甘盤已不能與此亳祥伊陟贊巫咸作書多咸乂山經載巫賢事怪率猶皆也皆惟此陳力保乂有殷殷聖賢之臣多保又功深故殷升配多歷年所殷郊冥高宗獨稱甘盤不稱傅說甘盤教高宗有成德矣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天之所以純一佑命有商則實惟商百姓歸戴之王人與說命于人同稱其王之辭也殷王無不自執德章明恤念其小臣與其藩屏侯甸矧至亳畿皂隸奔走服役者皆惟以德舉是用乂其君有事于四方莫不翕然趨之如卜筮之信此言商世有聖賢之臣輔其君其君皆能秉德其內外小大之臣無非德選脩身尊賢之序也夫是以惟動不應侯志其民莫不信之言小臣以見卿大夫言侯甸以見朝廷言奔走以見栢麾者小臣在內最親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格言有平一之德能格天者而天壽天老臣保乂殷之後嗣紂天乃降滅亡之威我新造之邦天純佑殷歷年多猶不可恃紂之此謂老臣天使此有平一之德能格明我新造之邦天純佑殷歷年多猶不可恃紂之威今汝必長念則有心固命其治昭其可恃乎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申重勸勉也重勉之言尚事也武王復受天命故曰申勸天所以割殷申勸武王之德集大命于其躬者蓋惟文王能修德和我有夏亦惟有此五人者能輔相文王虢叔有所斷割而王季子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

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
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文王雖聖如其無是五人者更往迭奏蹈
五人者即大雅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也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受教之臣孟子之
論本此純佑秉德皆因前言而略之天純佑文王亦如殷先哲王文王亦能秉
德蹈道而知天威而惟是五人者大能昭明文王蹈迪
顯見冒聞于天下升聞于天是時紂猶有殷命其事未竟 武王惟玆四人
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玆四人
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武王之世號叔已死惟玆四人輔武王尚
其代功亦惟玆四人者昭明武王覆冒天下大
盡舉用惟冒丕單稱德亦與前語相涉而略之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
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
罔勖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
格 今周道未成祈天永命未能如殷壁言若游大川未濟也自武王崩子及汝輔
相小子至此今在予二人必當共濟小子如未即政在位之時汝大無我責
若皆務自收斂舍之而去無以勉其不及耆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稍違去就
常義與同濟艱難其成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則雖鳴鳥且不聞況能爲殷

諸臣相其君格于皇天格于上帝乎鳴鳥鳳也王治之世麟鳳在郊藪孔子曰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古人不以爲異也致鳳非難格天爲難天猶可格鳳豈難
致乎大司樂一變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六變致象物及天神人生有聖明之資
猶必有所受教之臣而後能格天純佑秉德尚賢迪知天威若中材常主而又
無斯人焉教迪之其何以臻此周公蓋以格天事業自任矣自泰顛閎夭之徒
文武舊臣皆已凋落後來者未見其人若周召皆去則成王誠無與居濟川之
喻非虛也周公與伊尹不同太甲克終允德伊尹去有伊陟臣扈可以托後成
王未堪家多難君陳畢公皆不可與於此君陳訓辭可見此周公之所爲不可
去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玆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
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君當遂監于此理義此爲重也
艱難告君以道寬裕我則當留輔後人不使迷惑周召佐文武造周天命未固
誠不當去召公明人臣常義周公以其義稍變故反覆推明之欲使召公以道
寬裕我勿拘迹爲一切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
明勖偶王在亶乘玆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前人武王布其腹心悉以命汝使作汝民極召公爲司徒掌教所謂民心罔中
惟爾之中也其言固曰汝當明勉配王偶配也元首股肱相配而成體也必在
誠信乘此大命歸周惟文王德大承無窮之憂恤而慎固之今成王未能爲此
則民極固未立武王之所以命汝者猶未酬而可以去乎冢宰司徒對立二府

其職任俱重周禮太宰六典可見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告汝朕言必信召公自武王時為太保遂相成王稱其官使知有不得去者成王弗克負荷則師保之責豈容以去位免召公為司徒極未立為保王躬未能自保皆不當去前稱其名為論文武事且將使成王知之故用君前臣名之義後獨稱君不名朋友自以理義相切磋此言欲成文武功業故又稱其名猶君前之義也其汝必能欲以予監于殷之喪亡其事大否我周已受而不能干時保之則天亦去之故念我天威為可畏矣能左右之曰以予欲其相資助也予豈不信乃惟若此誥予惟曰襄我二人襄上二人文武增益文武功業而上之小雅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周人每稱文武為二人方天休滋至惟是二人尚弗能勝天今歸周二人皆不能終其事故為弗勝今天休固未艾也不及此時慎固之而吾與汝皆已老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其亦奚能勝予乎其必在汝克敬德如伊尹巫虢天諸臣昭明我俊民

綱內外小大之臣蔼然如殷周盛時乃可以責後人于弘大是矣讓責也又歎而言昔者厚輔是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之休我心皆成文王之功在於不怠昔虢天諸臣能昭明文王之德冒覆天下故今我與汝必輔成王使丕冒海隅出日無不順使乃為吾與汝能自盡也殷賢聖之君六七作而皆有賢聖之臣能恪于皇天者輔相之周自周召之後其稱於書者君陳畢公君牙伯冏大略多非受敕之臣矣奚敢望殷諸臣事業伊訓咸有一德說命高宗肜日諸書自立政後絕無此作宣王時召穆公保衛仲山甫輔導亦庶幾乎此矣而宣王不克終末年雖仲山甫諫亦不聽豈非諸臣力薄無能自格君之事者乎大抵人臣無格天之德誠不足以言格君之事太甲成王皆中材而能登進聖域成湯文武之業為商周盛王伊周之力也譬若造化榮槁植僵其功力豈常人所能至哉周公觀天意察時變補矣當成王既即政春秋鼎盛四方又安若使秉德不固逸樂遂作事誠難保觀無逸立政之所以誥公劉卷阿之所以戒訓誥保惠未嘗一日廢然而口舌言語猶非其至者所謂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潛消冥化之者多矣由此言之周過其歷豈惟文作武述之為不可及而成王持守之功深矣故嘗以周公稽田之言壁喻之文武播種立苗成王灌溉養苗立而不養則雖鹵莽之熟不可冀養之益深則其熟益豐故周人祈天永命之功專在成王然則周公之留豈不重於去矣乎人臣常義夫豈足以易之雖然有周公之事業則可無周公之事業則負矣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惠順閔憂也予豈不順故若此多誥予故曰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其能無憂哉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

其終（太甲克終允德而伊尹去成王能厥初未見其終而周公留）祗若茲往敬用治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蔡仲叔子叔汲而後仲踐諸侯位事當如是也）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君薨百官總己聽于冢宰三年三代常禮成王服終年少未能即政周公遂攝行天子之事通成王服喪凡七年成王既冠周公始復辟則事之變者攝七年耳書傳或曰周公踐天子位則妄也致辟于商殺之于商也管叔親至商奉武庚叛周克商遂殺之蔡叔不死非首逆罪差輕叔其死而囚之郭鄰地逸書作號凌郭號古字通左氏傳制巖邑也號叔死焉古東虢國有虎牢城漢成皐縣今為汜水縣屬孟州淮南王曰吳王安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皐者三十六人其地自今為險塞案管叔國在管城蔡叔國在下蔡號近管遠蔡管叔去其國居兩挾主兵也蔡叔去其國居畿以兵塞險拒周也蔡叔獲乎此遂囚乎此以示天下險為不足恃也以車七乘險置守見司險又囚反叛之人于此兵衛當嚴也七乘五百二十五人之賦車徒具焉或曰使食七乘之稅未見所據蔡叔據

險拒周罪豈不當死四國之叛惟殺武庚管叔餘皆不死可謂仁矣而況蔡叔當議親乎殺一管叔已為傷恩霍叔罪又輕於蔡叔霍叔不用兵迎降或亦是詮誤務從故奪國降為庶人猶三年不齒後復封霍三叔之罪皆以叛非為流言也史稱流言者為國諱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至親骨肉安得不諱王茂弘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乃出臣族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蔡仲自以克庸祗德受封而國用蔡舊名孔氏曰以示戒又曰蔡叔封圻內蔡仲封淮汝之間國語文王諏於蔡原則圻內當有蔡而異地闕不可攷案蔡叔為三監已封淮汝之間用其采地舊名與齊魯燕同封霍亦同封史記可攷蔡叔既失國其國虛置遂以封蔡仲仲字穉五十為大夫稱字庸用祗敬周公攝政以為王卿士舜頑鯀禹為司空周公因蔡叔蔡仲為卿天下之至公也叔卒年月不可考而仲之邦蔡與踐奄皆在作洛之後成王即政之初明誅賞以示天下也庶殷不靜自今有能率德改行雖其父倡亂猶得復封苟怙終不返則六師移之其行事次第如此故多方之終篇曰爾尚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哉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又曰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是皆非空言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侯于東土仲自受封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

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
王命萬行迹使可繼也大雅曰下武維周率武王彝訓是爲蕩迹自身蔡叔
不足法也違王命叛也已封其子而不爲其父諱何也昭明王法以訓
天下雖蔡仲亦當體國何諱乎漢武帝曰丞相
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蓋識其粗爾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
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
厥終終以困窮慎厥初正其所發也惟厥終要其所歸也謂惟於其始
岐矣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也不誠無物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
是故不敢妄發而卒不困冒爲行之弗究弗圖鮮不泣
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
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必勉乃所當爲之績而後可以
睦四鄰蕃王室和兄弟遂能康
濟小民矣蕃王室和兄弟猶使懲其父乎好新奇輕變更作聰明者也強任
耳目之謂作非得於所性也自中則其聽必聰其視必明何以作爲側言傾邪
之言也傾邪之言世未嘗無之視聽詳則不惑視聽不
詳無以爲聰明作聰明則非中中立不倚其敬矣乎王曰嗚呼小子

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奄淮夷國淮夷種類不一
奄蓋其大者也淮夷嘗與
管蔡叛周故周公伐奄成王朝諸侯于洛邑淮夷又不至成王於是東伐淮夷
遂踐奄奄猶首亂也踐踐也謂滅其國也成王始祭天地宗廟見諸侯遷殷民
封蔡踐奄禮樂征伐無不行焉作
書名成王政言王政於此成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
姑雖滅其國猶存其君將遷未即遷也存之而未遷若有復其國之意猶欲遷
其君非其民之罪也此必有義故周公告召公有書亡今青州博興縣有蒲
姑城杜佑通典殷末蒲姑氏居之與四國作亂
成王滅之以封太公所謂營丘其說與書不協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自奄歸自鎬乃誥庶邦
還京新號令也誥庶邦
書名多方一視天下使同
辰千善也其實猶告殷民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三月遷殷民於洛誥多士五
月自奄歸誥四國多方於是

以踐祚之戒警動之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周公以王命誥猶多士也前此封蔡有命後此董正治官有誥成王已出號令矣故史官以周公曰冠其上別之告四國多方別出殷侯尹民布宣殷事使天下咸共知之殷侯殷士諸侯也尹民卿大夫以下四國之罪叛當誅罔兵戚殄滅之大豈不可天吏逸德烈于猛火三代無此事也吾為降爾命爾安得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天命去就人主所當圖謀也圖謀天之命而猶弗能久長敬念于祀它何恤焉葛伯不祀湯征自葛始冀以感動桀也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天方降格鄉夏夏乃大厥逸無憂戚之言於民棄神之主安能寅念于祀雖平旦之氣嗜慾亡之況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天之啓迪人者至矣人弗克自勉此夏事汝所聞也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憯日欽劓割夏邑麗附也民附有德而閉塞之乃大降刑罰崇亂中國甲始也亂自內始自其都邑遂及四方不克善承于衆乃益無忌憚無能大進恭敬而大舒慢于民亦惟其國之貪叨忿憯者欽崇之使劓割害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天不畀夏其命純一不可變純古訓大義民賢人也舉而加諸萬民之上尊之以爵祭之以位天下皆以為當然則以其賢也以其能乂民也夫是謂之義反是則非義矣立政曰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是也天不畀夏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而不能與之永遠多享于南有嘉魚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永于多享也惟桀之恭多士皆大不能明保享于民者貪民之力而不能保之其何以享乃相惟暴虐其民至于百端所為大不能開言盡閉塞之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成湯能以爾多通志堂

方代夏作民主得其民也簡擇也古訓大通慎厥民之所附麗而民勸用其義刑義殺而民勸或曰刑用勸古民有所觀法也麗刑皆慎德事殄戮多罪絕惡亦能勸開釋無辜以厲自新亦能勸刑賞利器人主所以運動天下也刑之釋之而不能使人勸則其道窮矣是故明德之爲尚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非天庸釋夏殷所謂上帝引逸也天豈欲爲此無常哉汝君圖天之命而大淫其事項屑皆可指摘有辭天是以去之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蠲潔烝進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當祖伊比于諫紂一克念事必可反自戡黎觀政五年而紂亡天須暇之蓋不惟紂身凡湯之于孫有興者則宜大作民主若紂死改立君事輒不同而終無可念聽者此可以觀天命矣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

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天求爾多方將大商大震動以威開敎能顧誤天之明命肯命爾多方罔堪此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爲神明主天用是敎迪我以休祥簡擇畀付殷命尹正爾多方多方之書大要修身用賢事神愛民則爲能盡君道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多誥則褻而反覆至此仁之至也孔子曰五誥可以勸仁我何敢若此多誥

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庶幾乎殷先王明德慎罰而其民勸今爾何不推其誠信饒裕于爾多方同底于善而獨爲乖阻爾何不夾輔介助乂安我周王享此天命而好爲反側居有宅耕有田爲濟民爾何不順王熙廣天命而固爲凶慝以累政化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迪之屢矣而猶不靜不樂善求寧而稔惡喜亂故如此爾心爲未愛也言其自作不常圖其信于正夏商革命之時爾乃不大安天命爾乃輕屑播棄天命爾乃矣而殷民數動益久而後定何也天命爲難知也人主淫暴失民必當亡要必有深武盛德乃能簡代是誠有天命焉太康失天下矣而羿不足與也故少康

興爲王失天下矣戎狄不足與也故宣王興幽王亦失天下天下固無可與者而平王亦不足以興由是周號名僅在而天下分離凡此皆天也是故殷民欲私留天命而屢動惟天不畀純豈可復反哉夏事去古未遠人心皆識義理知天命殷民蓋私心勝矣淫酗之習姦宄之行皆未能自克是以黨亂醜正未便己事夫豈純以舊主之故哉殷多士之所以亡殷祖伊箕子之言可攷也或曰殷民感殷德澤不服肖非周公善應殷必復興非也此以漢事言之也王莽篡漢暴虐失民僭習況戎狄也光武有濟世之才因民心思漢而復興猶少康宣王也文武有盛德受天命以大義誅紂取天下武庚受周爵嗣殷而稱兵鄙周正名定罪爲叛其助之者皆當與紂爲惡周克殷赦其罪不殺今復反周蓋皆叛黨也豈有以叛爲名而能興者此與漢事爲不同大抵合理義順民心時至幾得則爲天命雖合理義順人心而無時無幾猶不可以言天命而泥理義人心之皆失乎周公善應誠然矣後世則亦一舉殺之而遂定耳何用自爲紛紛至此哉故論三代事而參以後世成敗則豈能當理殷亡去就之際惟箕子爲識天命論殷周取天下惟孟子爲知天命者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戰懼也要囚殺戮人所懼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此專爲遷洛多士也告有方多士乃及殷多士使皆自新與四方同被王化也監察也爾奔走臣我我監察汝五年矣周公居東三年罪人斯得於是置監至此五年遷洛猶以罪今當盡除釋之使與四方多士一同胥相伯長勤級相長故曰胥伯或曰胥亦長也周禮胥爲什長殷民遷洛皆大家有邑者上下相臨長或小或大皆正民之官爾所爲無不以法爲的求自中如其自作不和修身之閒也爾室不睦齊家之失也亦則以穆穆在乃位簡閱于乃邑謀介助者家邑自選其治民之官三代之法也爾尚自是洛邑力畋爾田安業從化天將畀矜爾我有周固亦惟大介助賚予爾蹈道者簡在王庭尚力爾事則服在大僚始殷多士言夏事爲然周公曰予一人惟聽用德當其時方以罪徙未遽許今既盡赦其罪固當選賢與能與有方多士同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

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
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前爵後刑皆特出王言臨之爾猶不克自勸信我命爾亦則惟不能享其上不待智者雖凡民皆言其不享矣惟放逸惟頗僻大遠棄王命則為探取天威此不獨殷多士蓋雖多方有不享其上行法亦當如是也離逖爾土用三苗故事不得居中國迪簡服大傳則曰天畀矜爾離逖爾土則曰致天之罰有一不合理義皆非天道臨之以王言訓之以天道其嚴乎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惠迪吉從逆凶皆天命也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是惟爾初不克敬于和故紛紛至此非予咎周公作立政外治略定內治不可不謹也周公之法度備矣而其要在得人非其人則政無由而立也昔者文武用人效為可知矣成王用人將自茲始桀用暴德而夏亡湯三有宅克即宅三有俊克即俊是以陟不釐上帝之耿命爰甸萬姓則今成王自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則今成王自知所取舍矣此立政之大指也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拜手稽首告嗣天子致敬以入其言也成王王

矣知人則哲能官人安可不自勉乎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咸戒悉以其事戒王也王之三公分陝為左右而治諸侯曰二伯左右常伯為二伯實三公也常任六卿任事者也常伯常任皆謂之常是故必用常人也準正也準人正人也宰夫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百官各有正謂之準人有準繩之義焉伯任準三宅也綴衣亦燕慕人掌之虎賁掌先後王而趨王在國則守王宮皆親近王者其下趨焉小尹左右攜僕乃推廣言之伯任準皆大僚綴衣虎賁趨馬攜僕雖小而近王必用正人也王誰與為不善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休美恤憂矣不恤甚者鮮絕糾幽竊此知恤者鮮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繪俊尊上帝古人迪此者惟有夏室循家也競強也自禹平水土建國立家其制始詳卿大夫各大強於為善以傳世上之人招呼其俊傑而用之位為天位祿為天祿職為天職用賢則為欽崇天道用不肖則為屏播天命伐大夫有家大競於夏時至殷始厲從梗化迪知恍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九德皐陶以告舜其相禹也則以告禹皐陶允迪厥德是為迪知恍恂皆信也身親行之知識愈明而能信也孟子曰有諸己之謂信迪知恍恂乃敢以此告教其后非

帝欽罰之古說受德糾字未可信德暨句絕德暨凶德也受之德厥強爲惡暨及也惡進進刑餘暴德之人同爲厥政四方多罪爲大夫卿士也乃有繼之辭惟同居王國者皆暴德故同爲厥政者皆逸德也天是用敬罰之乃仟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帝既罰殷乃使我有此中夏一用商之所以受命者命周使奄有天下而治萬姓亦於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而已克知已用而能知之灼見雖未用曉然見之而其爲知人之哲則一也伯亦長也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立政任準牧爲三事表出之準先牧內外之序也小尹小長趣馬之類是也校人馬官之長乘馬一師三乘一趣馬趣馬又自爲馬師長故曰小長左右攜僕在王左右攜持器物者小臣隸僕之屬府治藏之官百司各有府大都小伯互文畿邑小大之宰也藝人亞祝工之屬以藝事人者表對裏裏外皆有百官表臣百司家都之諸臣也太史史官之長掌典法則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尹正伯長凡官皆有正長太史特出大史重也史亦以藝事人太

苟言之也皐陶拜手稽首告禹曰今君天下矣必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如是而爲盡君道事即常任也不出伯而出牧伯統牧事體本同而六卿常兼三公也人主自不作德奚能知人任用君子哉其謀義其稽面必用大順德玄乃而後能宅人面謂覿面而得之也面相對而稽不至其失之者多矣三宅無義民棐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暴德爲無義民暴亂姦宄居於民上無義甚矣棐惟弗自作德故往任皆暴德殄絕其世往任使往任其事也舜曰往哉汝諧汝往哉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俊在其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越於陟陞釐福耿明也成湯自諸侯陞天子位是爲大福上帝光明之命乃丹三有宅克即宅即就也就其所宅而皆得人也曰辯論也曰三有俊辯論後來之俊可居此三宅者也克即俊就其所論定無不可登用也既用三宅又辯三俊者文王之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人材惟層出間見用之不盡而後國家之興爲未艾也湯嚴敬惟大可爲法故能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則協和其邑其在四方則大法其可見之德京師諸夏之本也嗚呼其在受德暨惟善刑暴德之人同于厥政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史異矣故特出趣馬小尹與甲以明尊太史尹伯舉重以見輕首任準牧終太史立政大體可見此為宮府都鄙之官庶衆雖衆必常以吉士故謂之常人司徒司馬司空諸侯大國三卿亞武旅衆夷狄微盧內屬如禹貢萊夷和夷丞其君也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此微盧屬見餘或自置長不全用中國政令三亳南亳北亳亳殷也南亳今應天毫縣北亳洪州考成縣亳殷河南偃師縣阪險也三亳皆平地井法最詳而其險阻則不以井法治之所謂山澤之農也尹長也此為邦國之官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

克俊有德人主用人心術形焉范正獻謂唐德宗性與小人合此為知本之論立政用人必先自治其心此禹安汝止幾康弼直之訓也克厥宅心故能立此常事與司牧人以克俊有德者為之立此常事即常任也不出準事立職舉從可知也周公作君奭歷言商周賢君皆能秉德而後其臣乃能以德稱此其有望於成王緝熙光明之學為切矣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

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庶言謀謨復逆也諸侯春朝圖事夏宗獻謀庶獄獄訟也庶慎糾禁也皆有司之事人君豈能以其一身兼治之哉任治內牧治外一體事任均故曰有司之牧夫或用或違皆惟有司牧夫是順此皐陶虞歌叢脞之訓也庶獄庶慎文王心罔敢兼于茲庶言則宜當自朝廷關決故再出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

此丕丕基越於敉安然三宅無義民為不義文王克用三宅三俊是為義德義民義德始見于書至孟子乃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容德皐陶翕受敷施敷字惟皇作極也齊侯明撰記禹遂有敷虐之戒而其言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此容德也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此容德也然此最為難失己矢人皆能累德謀從擬之而後動議之而後言也湯武反之文王則安矣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

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

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

乂我受民立政終篇之訓三宅心一也罔攸兼二也容德三也皆立政切務堯舜之盛德亦惟忘荒叢脞敷虐之害治也周公舉以告成王矣而又有所當戒者故又提振之歎而言曰孺子今王矣繼自今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能灼知其順於道乃大使治其事相助我所受民和協我獄訟糾禁專任而責成功則勿有間之此尤其切者故又特言之嗚呼一話一言必終惟成德之彥是訓定以乂我受命民如是則為勿有間之

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凡我所受于古今聖賢人之美言已悉告孺子王道在是矣又歎而言之戒之切也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

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由繹之玆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繼自今文子文孫言將傳諸子孫非獨王當務此也庶獄庶愼惟正使治之則不誤矣則克宅之使居其位也克由繹之尋繹之謂與之紬繹所行之事也玆乃俾乂任之專也國立政必勿用憸人不順于德是無能顯明於斯世此益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庶頑讒說之戒也夫灼知厥若必勿有間之而善問君子者必憸人也故周公攄實而教之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申言之戒之切也其惟吉士召公卷阿亦若斯周公召公之言常相表裏皆盛德老臣之言勱勉相助也今文子文孫儒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自今文子文孫與孺子之所以王者其道不改也始庶言庶獄庶愼中庶獄庶愼末庶獄獄關繫治體寫東也貞之於有司之牧夫將使天下內外無一人之獄而後爲治道之成此皐陶刑期無刑之效也周公推明文王

明德慎罰使康叔宣行於庶殷行牧伯之職也其或詰戎兵陟禹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無敢不服觀文王耿光揚武王大烈則亦牧夫之職小刑肆之市朝大刑陳諸原野兵刑本一職舜命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蓋一職也

克用常人又歎而言之不止於三致意也常人吉士有常德者也皐陶曰辰不能以庶獄庶愼中庶獄庶愼末庶獄獄關繫治體寫東也貞之於有司之牧夫將使天下內外無一人之獄而後爲治道之成此皐陶刑期無刑之效也周公推明文王

辱大之兵戎征討皆由此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列用中罰周公又慎其事而言曰立政必求常人太史司寇蘇公其人歟蘇公名忿生爲司寇兼三公太傅下行太史之事式用由獄獄之所由出也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皆獄之所由也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式敬爾由獄也長我王國三公也立政終於勿誤庶獄責之牧者布宣於天下也式敬爾由獄反之於司寇蘇公者推本於君德也忿荒褻瀆傲虐讒行皆獄之所由出也帝德罔愆之當戒不敢一日不謹也蘇公於此用有慎條列用中罰中平也不輕不重所以爲天下後世之常法也今孟州溫縣蘇公邑春秋狄滅溫溫子奔衛蘇溫二名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黜殷徵子之命序已見滅淮夷成王政序已見又見於此者書言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疑又一時事故此復出見撫巡即自黜殷後至踐奄也書言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序言還歸

在豐作周官周官書成自文王之廟發之古者大命令大誥誓皆發於祖廟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周之官制其詳在周禮其要在書洛誥言未定于宗禮宗德專爲稱秩元祀其實古凶軍賓嘉五禮必相因也六官分職治教禮政刑事必相須也然則周公悖宗將禮制度遂定成王於是董正治官以推行之稱周王一王號令由是行乎天下也巡侯甸言自豐至洛遂伐東夷用天子適諸侯之名非時巡一歲徧至方嶽也周九服此六服夷狄與中國禮節不同也六服承德而後董正治官制度於此頒行不容或有阻隔也禹建正長行井法苗頑弗即工故征苗周畫六服頒禮樂制度而准夷不式王命故伐淮夷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皐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譬若五穀養生無績效可見已亂而救之已危而持之譬若藥石伐病雖有績效可見而傷和伐性多矣此非明炯幾先足以成天下之務未有不忽之者也故皐陶有兢兢戒唐虞以前建官至周猶有可攷大抵隨事損益百揆四岳皆居內百揆亮采惠疇四岳闢四門明目達聰然則四岳本主外也侯伯二伯分左右統治諸侯百官奉職故庶政惟和內外一體故萬國咸寧夏商事勢多置官亦稍廣隨時之宜也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雖建官多寡不同然皆務得人不肖幸容則其事廢矣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周公立政固曰文王克厥宅心乃能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成王訓迪厥官必自謂當祗勤于德脩身也前代時若稽古也傳說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蘇文忠曰國之綱紀之皐陶之陳謨箕子之陳洪範皆論道也而皐陶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箕子曰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此所謂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也陰陽上下一氣流通不惟其官惟其人非才則曠也官不必備惟其人才難寧闕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師傅保有太有少豈所謂三宅三俊歟故謂之貳公六卿皆有亞貳或稱孤寅敬亮明敬明天地以輔相人主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

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均平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擾擾馴之神人濟則亂故治之使辨上下嚴則離故和之使通此禮樂中和之教也六卿分掌六師而軍政一聽於司馬平正也姦慝詰之容可赦宥暴亂必刑之矣司空事官而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蓋凡居于王土者必有職無職則無土有土則各使以時致其利也貢之阜貨通此利也皆土物也皆邦事也蓋無有不作而食者司徒地政農爲詳園圃藪牧工賈皆不可見司空篇亡典農圃藪牧工賈皆當有政令在司空其教典在司徒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自王國至侯邦皆行之九牧監察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大行人六服差遠近爲節序朝京師六歲一周時見曰會也七歲屬象胥論六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殷見曰同也此皆彷彝故事惟五載與十二歲不同耳自武王時邁後見於經者成岐陽之蒐康酆宮之朝穆塗山之會宣圃田之狩皆非時巡也大行人六服此五服者又六年時巡要服見王方岳不

性多矣此非明炯幾先足以成天下之務未有不忍之者也故皐陶有兢業之戒唐虞以前建官至周猶有可攷大抵隨事損益百揆四岳皆居內百揆亮采惠疇四岳闢四門明目達聰然則四岳本主外也侯伯分左右統治諸侯百官奉職故庶政惟和內外一體故萬國咸寧夏商事勢多置官亦稍廣隨時之宜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雖建官多寡不同必皆務得人不肖幸容則其事廢矣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周公立政固曰文王克厥宅心乃能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成王訓迪厥官必自謂當祗勤于德是爲克遹周公之訓矣祗勤于德修身也前代時若稽古也傳說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蘇文忠曰國之道爲經而政事緯之皐陶之陳謨箕子之陳洪範皆論道也而皐陶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箕子曰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此所謂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也陰陽上下一氣流通不惟其官惟其人非才則曠也官不必備惟其人才難寧闕也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師傅保有太有少皆所謂三宅三俊歟故謂之貳公六卿皆有亞貳或稱少或稱孤寅敬亮明敬明天地以輔相人主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

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均平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擾擾馴之神人濟則亂故治之使辨上下嚴則離故和之使通此禮樂中和之教也六卿分掌六師而軍政一聽於司馬平正也姦慝詰之容可赦宥暴亂必刑之矣司空事官而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蓋凡居于王土者必有職無職則無土有土則各使以時致其利故工之飭材成此利也賈之阜貨通此利也皆土物也皆邦事也蓋無有不作而食者司徒地政農爲詳園圃藪牧工賈皆不可見司空篇亡典農圃藪牧工賈皆當有政令在司空其教典在司徒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自王國至侯邦皆行之九牧監察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大行人六服差遠近爲節序朝京師六歲一周時見曰會也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殷見曰同也此皆彷舜故事惟五載與十二歲不同耳自武王時遵後見於經者成岐陽之蒐康酆宮之朝穆塗山之會宣圃田之狩皆非時巡也大行人六服此五服者又六年時巡要服見王一方岳不至京師也時巡春東夏南秋西冬北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孔氏曰有官君子大夫已上非也是蓋大夫已下大夫以上爲卿其下戒爾卿士別出洪範師尹惟日卿士惟月此師尹也合正長亞旅皆訓之故曰凡我有官君子今司其屬侵官爲冒雜屬爲姦皆爲不敬令出必行而其不善則亦必反亟反則其民惑是故出之必慎既不可行又不肯反其遂之乎私害政體一人懷之千萬人怨之公則悅以公滅私自克也先王官皆以學選鄉里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成均使之脩德學道是也學古乃使入官故能議事以制事之本末源流必學而後知之知其本末而已周公之法詳矣而官司猶使議事以制不盡倚之於法也雖然必有典常爲之師苟無規矩準繩則放矣利口即辨口議說也變亂是非眩易名實皆利口者之爲也利口能亂官張釋之所以諫文帝也是非不能決皆藏之於心是謂蓄疑蓄疑不明怠荒不敬皆不學之咎不學豈但蓄疑怠荒而已必且闇然不曉牆之裏莅事徒紛紛焉耳此庶官之戒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東夷淮夷不曰淮夷而曰東夷周始開東略也巢伯來朝南略肅慎來賀東略也皆稟號令矣肅慎海外國魏時東夷貢楛矢石弩在夫餘東千餘里榮國名侯伯作旅巢命榮伯作賄肅慎之命王不親命此皆典故賄幣賜遺之賄其禮簡矣逆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也書亡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沃丁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成王葬周公于畢告周公皆宗臣故伊尹從湯葬周公從文武葬皆國禮也書紀其事以見餘臣不得用此禮也周公欲葬成周猶後世陪葬山陵也故作書紀葬何足垂訓咎單訓伊尹事作沃丁伊尹德業固有以啓迪沃丁矣周公致太平成周道獨欲還奄君而未果今遂還之是爲周公輔周之事無不竟者故成王因葬作書告周公名亳姑其間必述周公功德成王憑藉敬保之意伊尹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周克有終相亦周終君臣際會克終難矣春秋書葬魯卒葬皆著其終也書獨紀伊周之葬則又與常人不同奄君終不悛故卒還之書亡畢在永興長安縣杜中

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政厘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

後驕侈生於德之薄也恭儉本於德之盛也載僞而行前闕未蓋後失復彰心勞而日拙矣雖然拙猶可也巧以厘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爲能其爲不任觀其所稱舉可知矣三代官屬皆舉於其長此長官之戒也周公作立政敎成王以官人之法成王於是作周官凡立政之受敎於周公者皆出以訓迪百官爲長爲屬曲盡其理怠荒儉利柔闇吝驕吝迷飾僞無非學問進德之閑成王皆已有人爲甚悉矣蓋庶幾乎禹湯文武灼知克宅之事周公迪敎其功可睹此周官所以次立政

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訓也故以終篇同百官勉之朝廷則萬邦承德無厭斁大是爲端本

三事三公不敢

尚書說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說卷第七

禮部尚書兼龍圖閣學士新昌黃度著

周書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周人二都通王畿故成周爲東郊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爲六鄉六卿六卿分治六鄉六卿皆在宗周不出君陳獨以分正之職居洛治之正長也長治之洛與鎬對立故曰分正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君陳周公子非也令善孝友善德也故亦曰之士德召公求賢用吉士其詩曰有孝有德孔子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必德指謂孝友孟子曰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是也陳推其事親之孝以友兄弟又推其孝友以施於有政善推其所爲者也古鄉敎孝友睦婣任卹鄉之八刑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卹造言亂民獨施之於鄉故曰鄉八刑君陳分正東郊以孝友選鄉法之行爲可知矣

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

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周禮鄉老二鄉公一人無它職事獨與鄉興賢能獻其書于王而已以天子三公爲敎其民夫是謂之師保敎其君敎其民爲堯舜之民民懷其德其敎行矣君使其民爲堯舜之民無異道也故伊尹曰使其君爲堯舜其德其敎行矣召公甘棠亦若是也往愼所治不必更有作爲但率其常典是皆周公之訓惟勉明之而民自治夫雖有周公之訓莫能明之則泯泯矣日月常明而後蒼生仰照我聞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至言其爲不可加也至馨香猶能感神豈有不人者式用一曰法也猷道也用是周公道訓以日孜孜無敢逸豫悠久無疆則動矣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周未固皆嘗見之見聖而不由聖凡人之情君陳式是猷訓以興起斯民可也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圖謀也不能無廢興也是以謀必於爾衆虞度之庶言同則陳布而豈敢易哉凡其命令之出咨訪行之蓋雖周公之聖不能違夫衆也爾有嘉謀嘉猷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

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成王斯言類若後世人主者是必有深意也成王自幼之故周公之言一則曰孺子聽朕敎汝于棐民彝二則曰迪惟沖子是本師道又自大誥至多士皆周公以王命誥是爲權宜皆非人臣之法也洛土習見其事成王懼其不復能知君令臣行之常分故舉此以訓君而動洛人是故不嫌于徇己也夫人臣招過掠美豈惟不足成其君而其自何以居之顧豈能爲良顯乎詩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王曰君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制從容以和周公之誥殷民故曰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又曰我乃其敎之君陳當識此意無徒泥其言徒泥其言依勢作威倚以削矣夫將使之遷善遠罪而不知以無制也從容以和言殷民日向化尚當徐徐協和之夫此皆所以弘周公訓也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厥中君陳分洛而殺生之命制于天子統于京師也天子制命非其中也使其臣苟順於己哉成王敎君陳將順於其前而又敎之正救於日是能知爲人君爲人臣之道矣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刑一人而天下懲焉猶爲不得已況多殺而不懲乎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
德乃大 狃習也習于姦宄有舊惡嘗赦宥之者也敗常亂俗鄉刑亂民姦宄亂民三者雖細必罰不宥非此類也雖頑不受令姑惟教無忿疾憃愚無知不能自同於衆人故謂之一夫則寬饒之無求備則知忍能濟事有容之爲大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鄉法自閭胥至州長歲時讀法書其德道藝戒令糾禁備焉修不修皆于此簡別之州長三年大比大攷鄉里賛鄉大夫廢興故有進良退不肖之法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夫所以容忍教迪之至此以其生本厚也文武興而其民好善幽厲興而其民好暴物能遷之生亦可反要之必從行而不從令也典常也能敬常厥德以率之無有不變者必且信登于道矣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召公以太保公冢宰畢公以司馬兼太師畢公序召公下名數不同也召畢率諸侯爲諸侯長也君奭周召相重在率諸侯臨終遺命曰顧命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洮盥手類洗面發大命必齋戒沐浴王疾洮頮而已冕服尊不使媟御相被之太僕正王服位相蓋大業歇命召畢率諸侯而同召六卿卿百尹六卿百尹朝廷綱紀安得不使與於此也若後世則多屬私臣其事尚密矣太保冢宰芮伯司徒彤伯宗伯畢公司馬衛侯司寇毛公司空太保稱官三公尊也三公不名此名將攝政嚴若臣之分也畢公兼太師毛公兼太傅兼官以公見虎臣虎賁氏也百尹百官之長也師氏虎賁氏皆長官而特見之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門虎賁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特見二大夫危疑之際謹門衛也御治也百官之長皆在其餘有治事乃召彤姒姓國在青州北海縣衛侯康叔春秋傳曰康叔爲司寇毛公史記有毛叔鄭曰畿內國考

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玆子審訓命汝漸進幾微有安危之兆焉甚病甚日至久留不去齊戒致敬臨之以鬼神是爲誓言今病恐不獲誓言嗣子事故此審訓命汝書謂不亂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

達用克達殷集大命 宣布重繼光明也奠定麗附肆習達通文武布
繼明之德定民所附敷陳其教民無不肆習者
民習其教順從不違用
能通代殷而集大命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
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侗稚無知成王自謂也迓迎
能省悟是 昏亂逾越殆危弗能興起弗
將死矣 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
以釗冒貢于非幾 釗康王名勸進也使進於善也威儀心術之著也紂
燕喪威儀屬荒湛樂武公教之敬慎威儀冒昧貢
進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吉之先見為幾不吉為非幾猶曰是不當嚮用
者也昧昧而行雖其視聽言動蓋有不知其所自者而況安危理亂之分乎是
故能自治其威儀則必不昧進于非幾矣弘濟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庶邦其要
則在於光明不昧非幾之動早辨速悟不使隊于其中而能自反悠久不息動
容周旋莫不中禮矣爾無以謂嗣子之不能自昭明德冒進危幾則為汝輔相
者使之也春秋傳能左右之曰以安勸庶邦召畢等諸侯實任之而必當正其
本無徒事其末此成王臨終付托之言謂之顧命者也夫逆獨不感於死生之
際哉成王顧命漢文帝遺詔皆 知道者成王有問學之功言皆協于道足以
詔謀燕翼文帝不能至也然薄葬短喪後世循以為法惜乎其
未嘗受教於伊周也使其頗嘗聞伊周之訓豈當在成王下 玆既受命

還出綴衣于庭 羣臣既受命各還治所以聽事綴衣
惟幄出之于庭示變且俟供張也 越翼日乙丑
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
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王
崩
冢宰攝政於是出命仲桓南宮毛二大夫也虎賁氏下大夫齊侯呂伋太公子
來朝京師會王崩而留遂使二大夫就之將命逆太子太子侍疾王崩乃出南
門外使甥舅 諸侯虎臣嚴衛而迎之定民志也禮君行則二執戈者在前太
子來即位用君禮示變也書子釗著其位也呂伋仲桓南宮毛書姓書名謹之
也伋書國書爵殊之于大夫也南門路門翼室路寢夾室
在兩旁故曰翼於是而為倚廬焉恤憂宅居宗主主喪也 丁卯命作冊
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丁卯王崩之三日禮三日而斂
作冊度將書顧命傳位焉量字作冊故曰冊度天子七日而殯殯之明日乃成
服主與來日也又明日為癸酉召公畢公以三公為
士虞人也須材備葬用也禮君薨虞人故曰伯相
之於是殯斂之事畢焉葬備二相命所統虞人各致其材以待須 狄設黼
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
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

純彫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
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
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允之
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綏輅在
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喪禮備乃
序也狄樂官之賤者大喪掌設階復魂於是使設几筵宮室之制正處曰堂堂
內曰室室南東戶西牖其兩夾曰翼室亦曰夾室堂東西廂曰序廂之室曰房
堂之東階曰阼階西曰賓階門側有室其東曰右塾西曰左塾戶牖之間設屏
曰扆又設幄帳象平生白與黑繡之曰黼案司几筵正位設筵筵紛純加繅席
畫純加次席黼純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繅席
畫純此牖間箴席蓋次席也鄭氏曰桃枝次列成文西序底席蓋筵席也底言
其密緻也東序豐席蓋繅席也鄭氏曰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豐言文采豐盛
也筍竹皮司几筵筵席紛純此底席綴純筍席紛純則皆稍麤矣天子之席三
重并筵數此重席筵不數也純緣也綴雜綵畫施五彩右紛米字為粉絲玄紛
玄帛繡粉也華玉五色玉文貝貝有文者彫刻鏤古事變凡凶事仍几因生時
几形之也古說牖間朝覲之坐西序聽政之坐東序養老燕饗之坐西夾親屬
燕私之坐皆象生時并設之東夾不設倚廬在焉玉五重弘璧琬琰為二重大

玉夷玉天球為三重古玉鎮也越於也於列玉之次陳寶為赤刀大訓之扆所
代之傳寶也弘辟大辟也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夷玉車夷
美玉醫無閭之珣玗琪是也天球玉磬也河圖天地五行之數也赤刀鄭氏謂武
王誅紂時刀以赤為飾或曰赤銅為之其色赤漢赤仄錢銅赤色大訓三皇五
帝之書掌在外史河圖八卦脩夏后氏諸侯其國所為舞衣大貝伏生書傳曰
如大車渠散貝生於江淮間得之以兔文王者鼓長八尺謂之鼖鼖鼓軍事
孔氏曰商周寶之允和古巧者垂舜工官赤刀王迹所起大訓河圖帝王道統
所傳故與玉鎮陳之於序其器物之合於法度者陳於房屋大輅玉綴輅金先
輅象大輅木象桷先玉祀金賓不常乘故自為次序象朝夕燕出入一曰道車
木以田以鄙一曰游車常乘故自為序綴聯次亞也賓阼階面南向左右塾前
北向革輅軍容不陳几筵王位寶玉鎮守車輅法儀二人雀弁執惠立
於是悉傳之陳器先西後東殯宮在西傳授所從也
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陊一人冕
執劉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
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畢門路寢南門也階之廉曰陊夾堂立堂上故曰東堂西堂垂居上居高臨下
故曰垂側階未詳孔氏曰北下階雀弁韋弁也綦弁皮弁也其色青黑皆士服
也冕大夫服也惠二隅矛劉鉞斧或曰鉞美金因金名斧蓋黃鉞也劉鉞天子
所仗故立于堂若今所謂御器械者幾矍陳衛先東後西嗣王在東衛

衛王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下變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麻三十升以為冕黼裳王裳冕裳四章獨畫黼也詩曰玄袞及黼此異王升由賓階不敢當主且殯在西階黼裳也皆不畫王裳獨畫畫黼太保卿士亦不畫示變也太宗宗伯也序太史於宗伯之上太史奉冊命也太保太宗升自阼階受命於先王也太史升自賓階將御王冊也介圭天子之命圭蓋鎮圭也尺有二寸同爵也瑁四十王執之以朝諸侯古說以齊瑞信瑁取冒覆天下之義御進也道揚猶稱揚也末命將沒之遺言也嗣先王臨君周邦以撫綏諸侯大下大法也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王受圭乃拜受

冊眇眇小貌自恐不能治四方則何以敬忌天威荅畢乃受同瑁不言受圭受冊同瑁因祭而見圭冊為可知也三同一瑁太宗以次授王王饗執瑁宿止也王受同置之止不敢飲既又取祭之咸曰宿肅古字通特牲宿尸注宿讀為肅宿進也咸曰肅手至地若今揖也受冊而拜受爵而宿祭酹酒也禮飲必祭傳訓咤為奠爵非咤嘆聲字亦作吒頁籍喑嗚吒悲不敢哭聲噴而止也上宗小宗伯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小宗伯一人贊饗餘當以次奉同瑁宗大宗伯也以饗者諸侯始封受冊命饗禮禮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太保受同王授太保使徇食也太保受同降盥洗以酢王也秉璋以酢易同嫌也半主曰璋臣所奉也酢報祭太保將拜故以同授宗人乃秉璋拜宗人肆師士王荅拜太保傳顧命居洛語周公復辟成王亦拜荅周公傳謂太保拜嬪非王命太保卿爵故拜王嚌酒至齒不飲王祭不嚌太保義服哀殺也宅授宗人同謂將拜不離其處以同授宗人或曰宅宅字脫其旁亦謂一不敢褻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收有司撤器卿士不出諸侯出廟門外俟見王賓宮稱廟鬼神之依也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既尸天子已傳位也誥諸侯志昔之變也周人大封諸侯重監殷之權齊魯衛晉土壤廣斥當時固有翌衛之效故傳之後事體必變周公成王見其幾矣故二書變禮皆為訓飭諸侯夫子之序表其大要焉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應門在路門之外治朝在應門內不曰朝而曰應門內非行朝禮也召公畢公各以所領諸侯入見西方入左東方入右各從其長也皆朝見諸侯與赴國喪者也布陳乘四馬黃朱驌庭實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賓諸侯也圭璧幣筐朝以圭璧以幣奉圭兼幣略用朝聘之禮而並行之一二非一也臣衛蕃衛之臣壤土物執土物奠獻拜送幣進禮首至地王答拜受幣非常禮新嗣先德未敢當主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太保冢宰及司徒咸進相揖咸皆也謂自司徒以下羣卿皆進相揖同成王也羑羑古字今作誘教也敎迪而順於道康王所謂皇天用訓厥道也克恤西土本王業之所由始也陟升也天子崩曰升遐新陟王成王也未謚故稱之曰新陟王畢協賞罰故能戡定文武之功以敷遺後人王必敬之薄言震之莫不震疊張皇六師也使刑政脩明六師常有張皇之勢則可以無壞高祖文王之命矣王公自稱孤寡不穀故曰寡命諸侯初見嗣王公卿進戒如此此成王命二伯率諸侯相康王之本意也天下人步諸侯軌道陟明黜幽賞罰固不可廢又至於強梗恣肆不式王命則六師出矣故立政終篇曰其克詰爾戎兵方行天下以陟禹之迹至於海表罔有不服與此意同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厥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鞫子羞

王順羣卿之戒以告諸侯其稱名新嗣謙也至公不偏平也積盛曲全美富也咎惡不務隱惡揚善也底致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光明溥照也文武之德如是而猶有忠力之臣保乂王家故能正天命商周之際天命爲危疑

矣非文武奚能正之天用是訓迪以道付畀四方命之建侯國樹藩屏其垂劄固爲我後之人是必諸侯相與顧念綏安爾先公之臣服于我先王者而順承之胥相暨及也中外一體其孰不爲王事者乃心王室則必能奉憂其所當順者不遺天子羞矣鞠子稚子或曰鞠窮也亦在喪困苦之稱也成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則以天下安危之勢在諸侯也公卿進戒乃以爲特在畢協賞罰張皇六師是固爲有司之職康王以爲德意未加而威怵之敎訓不施而孌歷之豈先王所以待諸侯哉河水曰邦人諸友莫敢念亂誰無父母誠使諸侯不能奉順其上或至於不免用兵行師上之無以推廣文武平富不務咎之德下之無以綏保先公臣服先王之功業是皆爲吾涼薄致此遺吾羞矣盛哉忠厚長者之言能爲人君矣成王付托之命如彼康王報詰之辭如此足爲父子之敎矣成王召公始憂傳位之禮而成王付托之意蓋光周德矣賈誼言三王敎世子有道信乎其有道也晉武帝謂荀顗曰太子暗劣前唐太宗曰青雀授我懷口雖不盡言心固憂懼矣

畢命

觀二書之變古考六君蓋聽於冢宰而六卿百官同受顧命一也成服傳位二也以吉服見諸侯三也逆出誥命四也在喪稱予康王自稱予一人史亦稱之曰王五也其見羣臣拜稱名六也先儒或曰是得已而不已二公之過度竊論之成王方疾顧命與設几筵陳寶出車輅盛傳位之儀君臣相見皆戚反復前此書傳皆未有今而行之始有憂心焉此不獨爲當時慮將使後世遂以爲法大周公之攝天下幾變君蓋冢宰攝政在三代非創見之事而羣叔皆至親骨肉而不能知周公之心豈非時異事殊人情之漸漓薄數後世樞前即位蓋本於顧命之書然漢立昭帝郭廣意爲九卿而猶不能知其事乃曰殿中謹言上

幼諸將軍共立太子爲帝年八九歲燕王旦由此有反謀此事不幸時或有之成王召公親見周公之狼狽救亂矣是故成王道揚末命托嗣子於六卿百官因顧命而廣之逆太子傳冊書是諸侯皆不俟踰年使天下遂知嗣君之正位鎮危疑之心消姦慝之變此其意深矣雖然是固有所因襲而損益之也古者踰年即位即位必朝廟即位朝廟皆當用吉服伊訓太甲元年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是也伊尹於是作書訓王頌有嗣王朝廟謀訪進戒之詩是則朝廟羣臣見嗣王亦當有報誥是皆因於古禮而行之耳或曰先王之命不可不傳當以喪服受之諸侯喪服入哭殯宮見王於大王喪服受敎諫可乎曰冊命果可以喪服受而亦可以喪服傳乎不可以喪服傳則君服臣不服豈可哉諸侯喪服見王弔也弔不以哭踊而進諫又可哉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三日名之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鄭康成曰接神則祭服古之禮也叔向辭諸侯何如曰不同諸侯之殯非弔何見乎故叔向曰是重受弔

其言是也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畢公本以司馬兼太師爲東伯於是以太師東伯保釐東郊專爲保釐發冊其事重也保釐與分正不同分正分使長治之保釐以師保領治之殷民遷洛歷年久生齒日繁於是使分居爲比閭族黨州鄉悉用鄉法始成周郊周禮鄉爲閭遂爲里合則通故鄉大夫曰大攷周禮司諫以攷鄉里之治是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畢公以諸父爲成王師故康王稱之曰父師殷民服化而後四方無虞天子安寧此周公之所爲毖殷頑民也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道非一定之物也隨時升降是故政必因其俗而更革之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其知道之升降歟周公初遷殷民一以寬施之其後成王命君陳則使簡修進良至康王命畢公則旌別淑慝表厥宅里蓋異乎周公之世矣當殷民初遷敎化未施而遽分別淑慝人心必非沮紛擾周公誠未暇也至此則事體已定人之爲惡者亦少苟無以旌別則惡者不懲王化無由而大同也使猶有一夫弗率則君師三后行事始終如此故其政有所更革而道日隆焉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

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君陳分正稱其孝友畢公保釐稱其克勤小物敦龐老成人法當如是克勤小物懋德也小不謹則累其大矣弼亮四世壽考不忘也正色率下儼然人望而畏之也罔不祗師言言而世爲天下法也先王功業賴公爲多康王用是得以垂拱仰成故今悉以周公之事命之太師東伯保釐皆周公之事也畢公亦爲家宰乎曰不可知也縱不爲家宰要必爲卿於是文武舊臣盡矣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致仕者之家謂之宅士相見禮曰宅某里里居也癉病旌別淑慝表其宅里彰其善者使惡者知所病焉立之風聲以鼓動之如此而猶弗率則又殊厥井疆使知畏罪而慕化鄉法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是爲井疆郊圻素定今因分居里申畫之鄉皆守法族師聯法相保相受士師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蓋守法也故鄉大夫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相保相受小之奇衰不作大之敎究無所容與商邑淫酗暴亂草竊敵讎誠不同矣故謂之成周郊殊厥井疆猶不率則徙之比長徙于他是也周公之訓多士曰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言其自爲一也東郊成而四海康則以爲天下純被文王之化矣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非虛言也政貴有

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
殄公其念哉爲政無恒辭不體要皆好異也爲政有恒則辯口無所用之靡靡相隨順之貌盤庚曰今汝聒聒又曰度乃口則商俗尚口舊矣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皆辯士也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
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玆殷
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侮將由
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
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以蕩陵德豈天道之所敝化雖歷萬世混然一流怙侈滅義豈美事商士服行之以爲美矜尚于人資富而能訓乃可永年不然驕志矜俗趣其亡耳德義之在人心與生俱生聖人不能強人所無而訓之也惟德惟義是乃大訓古先王皆以是訓今不用古訓而於何訓之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
安危惟玆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
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

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
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
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天下歸周久矣雖殷士未服化而豈能遽危周哉其曰邦之安危惟玆殷士豈非過論乎曰不然懷反覆之心挾辯利之口習矜夸之俗怙寵祿之勢朋連黨附近在郊關之內安危之機豈不在此是故力屈爲易心服爲難從令爲易蹈道爲難不剛不柔自修其德三后一心乃能同底于道遷洛之初危疑多矣非周公莫克應之故曰慎厥始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故曰和厥中雖收放心閑之惟艱故曰成厥終道洽則能循法度矣誠使殷士未能底道滅禦宿禍自京師不能一日爲安而欲澤及四夷豈不難哉然則康王之言非過也三后能爲成周建無窮之基使
兩都儷美周之子孫皆得訓其成式治矣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
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人心不甚相遠也凡自謂不能者不盡其心者也謂民寡而不慎其事此心即爲不盡盡心慎事使殷士服化天命之歸周始定是爲敬順先王成烈以美于周公君陳之政自秦誓至畢命文武成康守之道盡在是此周之盛也亦可謂難矣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穆王名滿昭王子康王孫史記昭王南巡狩不返卒

七百企于江上周人諱不赴告春秋傳齊桓公問罪於楚牙名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亦有宗伯司寇故天子司徒以下稱大以別之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篤厚服事勞勤司勳凡有功者名書於王之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思得如先王之臣以自輔）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可興邦乎）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司徒典冢宰對長六卿故曰命爾汝翼大臣股肱心膂召康公以司徒爲西諸侯伯此言左右予既當亦是分陝歟）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亦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典常也則法也常故有法要必以其身率之此司徒之職也暑雨祁寒之怨民心豈能中哉是爲艱矣雖然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艱圖易誠有道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而天下定其寧矣乎）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承言武王繼文王而有其功也啓開文謨武烈莫非訓也）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又順其事而申戒之用先正舊典是法民之治亂何必它求先正由召公而來居此官者皆有舊典君牙祖考之攸行昭明汝之君使有法焉）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伯字冏名以名繫字王之大夫也正長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猶當以一人爲長）

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

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徹懼至如此 哉豈非賢乎 昔在文武聰明齊
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
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
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齊一也不以隱顯微著二其心也文武聰明
齊聖矣而又其臣無大小無不忠良侍御君
所僕從官無非正人以旦夕承輔其君是故其君出入起居無不欽發號出令
無不善太僕之屬小臣祭僕御僕諸僕皆親近朝夕御於王所太僕掌正王之
服位詔法儀故出入起居之有不欽太僕當論執其於輔導最切漢太僕為列卿而
有不減太僕當論執其於輔導最切漢太僕為列卿而即從官邑從天子屬光
祿勳飲膳醫藥出入行幸供奉官屬少府太僕獨掌賓贊公流寢遠客館閣門
官實行僕御之職而親近人主者獨宦官耳後漢光武稍更易官制諫大夫議
郎皆文屬光祿勳侍中尚書御史皆文屬少府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
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
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
不逮 左右前後皆僕官也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二人
隸僕下士二人皆士也故為有位之士非心不格從愆謬何往止正長大

正通長羣僕小臣御服之等又各有長謂之小尹是也繩愆糾繆諫爭之事也
古者諫無常職百官官箴王闕然近而易入莫如僕御之臣故穆王專責伯冏
以諫爭之事漢諫大夫議郎博士與郎官常從得三代餘
意隋唐諫官屬兩省謂之供奉官隨仗入閤而勢疎遠矣 慎簡乃僚無
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
僕臣諫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穆王知作德之要矣
也同官為僚三代官屬皆長官舉用世有穆天子傳載穆王命造父馭八駿行
天下一日千里而左氏傳載楚右尹子革之言穆王欲肆其心將使天下必皆
有車轍馬跡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然則造父
八駿果有之矣一祭公謀父能止王心僕臣正諫之效皆其
身親自見之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
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
厥辟惟予汝辜 穆王戒伯冏無昵于憸人則知所以自免矣人君視聽
邪正由之故曰耳目之官惟貨其吉貨取之也昵其憸
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正法辜罪其可逃乎漢郎官故事令郎出錢
市則用給文書名曰山郎蒙富郎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楊惲為中郎將罷
山郎郎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舉罪薦賢絕請謁貨賂之端宮殿稱其

康平此事三代時已有之乎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孔氏曰呂命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是也書由序皆標呂命於其上言自呂刑是則呂侯將明於其間也故各其書曰呂刑

呂侯命爲司寇穆王乃訓夏贖刑是也舜雖有贖法臨時用之無成法也穆王始舜流宥鞭扑其最輕者贖夏后氏之世專行贖法成康刑措雖贖亦不用蓋與舜之世民不犯有司同其美穆王末年姦慝既作遂訓夏后氏贖法用之贖雖輕法而始用刑矣此輕重之變也

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穆王老而荒度時之宜作刑以詰四方金罰是也舜雖有贖法臨時用之無成法也穆王始緣刑制罰而行之案史記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王道衰微穆王憫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王征之得白狼白鹿自是荒服不至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穆王之書次序如此穆王蓋始勤而終怠歟若蹈虎尾涉于春氷中夜以興思免厥愆皆自廢其言矣然征伐必非耄歲事是則用祭公謀父之諫悔悟亦久矣而終不免於怠荒年高倦勤雖聖人亦患之復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夫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君之道也惡諫護過迷而後復豈其道哉然迷而不復則遂亡矣秦皇是也迷而能復雖晚猶庶幾於敗亡漢武是也復差早亦差早得力穆王是也穆王恔文武成康貽

訓終是不同案書享國百年史記言五十始即位是則百五十歲矣故方士多推言之未必然也史記之言恐有悞

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王曰若古有

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穆王訓夏贖刑而原用刑之始歷言蚩尤三苗之亂與伯夷皐陶典刑之事順於古訓而鑒觀其得失蚩尤炎帝之末諸侯也黃帝征之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古之民淳龐皆無此而蚩尤實創亂平民遂化之至三苗之君弗能以善率民不勝其亂悉制以刑劓刵椓黥是爲五虐古亦無之而苗民之命之曰法於此民之隳刑則并制并制求勝其民而已蚩尤始以兵濟亂苗始以刑濟虐鴟惡鳥鴟義言害義如鴟之搏啄也矯強虔固靈善椓宮黥墨涅額越於麗附著也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泯泯罔也棼棼亂也苗民罔其君之虐故皆興起相漸染爲亂俗不聽於有司之斷制而爲詛盟相要質其中無信又傾覆之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

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皇帝堯也天心苗虐報之以威絕苗之勢始竄其君又選其民重黎羲和也苗民爲諸盟故有降格之事堯又命羲和絕地天通人神不接專修人事以定民志羲和疑即伯夷禮官故使正神人之位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羣后諸侯皆能逮其下明明德以輔常則苗殺戮人之父子夫婦多矣鰥寡之情得上達無所蓋藏舜於是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夫殺戮無辜豈知所謂不怒而威罷刑并制豈知所謂不察而明三后恤功而堯德降矣是故其民畏威而不敢犯輸情而不敢欺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伯夷下典禮逆折民不使陷于刑禹平水土定山川之名民始得平土而居稷下播種之法農生殖嘉穀民得粒食降典居先三事正德先於利用厚生與此意同三后成功殷盛于民然後士官制百姓于刑之中教民敬德德刑之敘可見矣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

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穆穆敬也必本於君德其上穆穆其下明明以照四方無不惟德之勤故能明于刑之中率以乂民而輔常教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訖竟也富厚也彝之典獄非竟于威虐惟竟于富天德如是惟克天德故能自作元命配天而享其忠厚忌猶戒也敬戒無可擇之言於其身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民不從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天德如是惟克天德故能自作元命配天而享其福祿禹稷有天下克皐有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主政典獄之官爲天牧民故曰天牧伯夷布刑使民迪德是所當監其麗于獄必有當察者而苗民不察觀如易觀我生之觀不擇吉人觀之以五刑之中惟是庶威奪貨之人使斷制五刑以亂無罪是爲當徵苗負冒聚斂不分孤寡不恤窮匱皆豪奪也由泰漢而來行政鮮不奪民者也蠲潔罰之無所辭故絕世罰非天胄倚法恃勢奪其衣食之資而殺戮之豈得有後王曰嗚呼念

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訓刑嚴宗族之戒記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夫敎化衰而刑法興既不能使民不犯于有司而行法輕重異情是猶足以言平一之道哉俗穆王耄矣親屬猶有居其上者父固有年里而行尊者兄則年皆長矣大抵古人多壽敬老慈幼人主不敢廢此恩也父兄率德以訓迪其子弟則誠有望焉由用慰悅安之使相敎爲善也爾今罔不用其相慰勞之情各務修飾偕之大道日致其勤而無或戒不勤天之於民均平齊矣豈有賢愚之異哉使我一日之力非終爲不勤則流而墮於小人矣惟終爲勤則企而趨於君子矣非終惟終則皆在夫人耳非終或作或輟不純一猶曰不克終日也是謂不勤惟終念念相續自朝至暮無間斷猶曰窮日之力也是之謂勤夫往日惟終來日猶未可保往日非終來日豈可期乎是故勤之當勉不勤之當戒古傳非終句絕非惟終句絕果能由慰日勤矣果能日謹一日而于帝之勸矣如是乃能敬逆天命以奉予一人由身而家由家而國予一人實承其休美可畏刑也可美德也刑雖可畏畏而弗爲則廢矣德雖可美美而自足則墮矣三德降典治水播種即三事也降典正德水土平而致用播種厚生敬五刑以成之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也夫然後一人之慶敷錫兆民無不賴之而其寧惟永昔者麟趾仁厚由是人倫正而朝廷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其事豈不本於王宮邦君室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之疵惟官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有邦諸侯有土都呂大夫將須行贖法故徧告有國有土刑期無刑善祥莫大焉將須行贖法故徧告有國有土刑期無刑善祥莫大焉馬度量度其情量度之所不及則有隱情是亦人謀其心而已矣何不及之有孟子曰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造至也訟者而備具其備而衆聽之周禮以兩造聽民獄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是也即其辭以定刑故曰五辭簡孚正于五刑而辭不簡不孚謂刑官大辭正于五刑而辭不簡不順也辭直不順而又信則正于五刑以施三宥不識過失遺忘此言五過謂以五刑定罪而其過者爲當宥也過對故當罪正于五罰而又不服則正于五過服猶當也舜曰五刑有服五過有之司刑陶曰宥過刑故宥寬也自刑而罰自罰而有逃降寬之宥之中有疵焉病也謂有司故縱也官謂畏其勢要反謂善惡反覆內謂內親結連貨謂行貨請求

謂觀望將來吏有疵挾私故縱寬之事 **五刑之疑有赦** 五刑之疑皆直免之故別出孔氏曰刑疑赦從免非也上不簡不服皆謂有不盡之情雖不同而其罪惟均必審慎則能之

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

有赦其審克之 赦直免之刑罰疑赦非疑也疑則直免耳與周禮三赦不同皐陶功疑惟重罪疑惟輕亦別出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雖簡孚當正刑而又有聽法小司寇五聽是也一曰辭聽二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惟貌有稽出辭吐氣耳聽目觀皆其貌之可驗者也稽驗也五聽最難故合衆智雖簡而聽之容有可生之理也故哉之無有簡而不聽者始若今獄錄問數雖簡不聽猶爲不盡其心代天討罪而不盡其心則爲不嚴天威下將出罰法故先出此刑之當正者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非罰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辟正刑也禮記君曰有有司曰辟當罪則辟疑則赦罰則使出倍而差之爲五百刑赦罰皆當閱實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非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 五刑之屬各五百總二千五百呂刑五刑之屬三千墨劓增於舊宮大辟減其半刑措之風哀氏始犯有司詳其小而覓其大所謂度作刑也上下相比不使輕重相賊絕也僭愆也無必審乃能之爲上下比罪容可出入故戒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本上刑適有當輕則下服本下刑適有當重則上服刑隨事不同故輕重諸罰亦有權大抵罰與刑相表裏也此其事耳而又有世焉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世輕世重亦若斯乎盡一之法何有不齊其情不同豈可執一必有倫理必有節要不當其理不中其節是爲可與權哉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罰懲之耳非死也使人蒙其恥而極病之有甚於死者則不待刀鋸鞭扑而皆知恥矣此贖刑之所爲用也不然惠姦多矣苟非先王之澤猶在奚能至此舜流宥大略不死穆王罰贖自刑措於是始用刑其事不同

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

刑其罰其審克之 倭良之所以異倭恃辯良推情倭可以屈人之口良足以服人之心倭者常薄良者必厚也倭多遷就故不中良務平實故無不中辭之差亳釐間耳而從違絶異是故必察焉哀敬折獄而又明啓刑書胥占之胥相人與書相爲用也占猶驗也如此乃能咸庶幾於中正其當刑其當罰無所差忒其審乃克之審克凡四一宥二赦三罰四用刑有權與折獄惡倭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而汝也獄始成於汝之信終又當輸汝之信其刑之上備其辭理有并兩刑皆上之以倭裁決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官伯師長族姓大家其氣力皆足以撓獄訟故特戒之呂刑首戒典獄次戒王之宗屬次戒邦國都邑次戒官伯族姓皆有攸序有德則爲天討無德則爲民賊安敢不懼且敬乎君配天者也天佑助斯民置君作配於其下夫豈使賊之哉獄必比兩辭而聽之不比兩辭是爲單辭明照清徹使曲直各得其所民之治無不由中於聽獄之兩辭者御寇拘任無所

赴趨而能爲治平私家謂位臨勢迫貨賂請求獄之兩辭曰徇其志而私家之也單辭無對耳徇本變亂私家兩辭則不復可信矣以獄受貨何能爲寶惟聚其罪而成之耳府聚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善惡必積而後成名滅身皆有其效焉報以庶尤不有人禍必有天殃言其事非一也其永可畏者惟罰乎穆正將以贖法懲天下故因其善惡之心而長畏之以爲庶尤之最可畏者在此天豈有不中哉其命吉凶惟人耳天降罰不中由今庶民無善政在天下則雖人主猶將不得蒙天之祐而況官伯族姓其能與國同休哉穆王之訓伯冏曰獄貨非寶然則貨賂行於其世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兹祥刑 嗣孫嗣其祖者也言傳襲之遠也穆王屬亦尊矣自今惟刑立無疆之名伯夷皐陶是也屬而往其將何監豈不在於作德于民之中乎智哲之人協於中乃有善慶善師衆民無衆必監于此善祥之刑一納之於仁壽之域而已矣呂刑制作沿革固當録周策命卿大夫多矣何獨取於君牙伯冏哉曰穆王三呂刑之衰也周衰何以録其書以爲文武周公之法度紀綱猶在也周公作立政以永成王圖以爲當得人以守其法度則天下可以常安王室可以常尊立政大要在於任準牧而已穆王君牙冏命豈非所謂常任者歟冏命豈非所謂準人者歟呂刑豈非所謂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推其本則自司寇蘇公式敬

由獄者歎然求其實則周道衰矣何以言之王德多違人材衰息風俗澆漓固皆見於文武成康之世矣而不至於遂亂者則猶馮藉於周公之紀綱法度而已矣大子錄其書若感衰之變焉呂刑訓刑與皐陶言德刑之敘何如曰絕不同商皐陶專推明君德有司聽斷豈足言哉呂刑儆戒司政典獄可謂曲盡人情之變而於君德略矣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平王名宜臼幽王子幽王嬖褒姒逐申后與宜曰申侯召犬戎攻幽王弒之于驪山諸侯即申侯立宜臼是爲平王晉文侯唐叔九世孫犬戎逼平王東遷文侯以兵衛平王平王錫文侯圭瓚秬鬯粤案書洛誥成王作洛賜周公秬鬯周召皆以二公分陝周制九命作伯錫秬鬯周召侯不爲典禮賜召穆公秬鬯至詩江漢宣王會諸侯于東都用召康公三公而用此禮考其命辭亦非伯非周人舊典其後齊桓公晉文公皆不爲公而爲侯伯晉文公賜秬鬯弓矢乃用文侯故事故曰鄭伯傅王用平禮也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同姓屬爲父義

和文侯名史記世本名仇字義和孔氏曰不稱名尊之案諸侯稱爵大夫稱字固有以名繫爵者亦有以名繫字者諸侯以屬繫字登于策書未有所據也或曰古無二字恐只是名猷道也從順也懷安也小大之謀必以道故無不順先祖宣王而上曲文武而來至宣王皆以君臣合德謀猷率從故安寧在位爽屬故不可與於此泥幽王乎不忍言之也度嘗論申侯召犬戎攻周立平王誤天下大計平王蓋亦悔之矣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慇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平王雖立而犬戎橫行宗周遂亡愆不在天良由自造故曰造天丕愆而不反也艱難之際即我御事苟無耆老俊彥在其服則予何所能爲伊誰也祖父并稱祖去古益近傳聞蓋多此言吾同姓豈無尊屬老成隨事先王之臣而誰恤朕躬者蓋甚恨諸侯之不赴救也叩亦甚可悲矣諸侯誠有罪然平王大義既虧不能感動天下豈非其初謀之不臧哉　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歎而言有功於予一人長綏安我在位惟父義和能繼顯祖叔始僖刑文武會紹其功使乃辟得繼承之追孝于前文人哉

功曰多於此修舉汗衛我于艱若汝者予實嘉之文武大封同姓畢衛王室典章具在於是文侯始儀刑之獨咎同姓戚其兄之關弓也雖然事之變久矣故以爲成王命召畢辛諸侯相康王爲已見其幾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

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周桓公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武公遂爲周司徒執周政晉文侯不留歸其國其命辭曰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則其國不靖不得留而歸也左氏傳曰魯惠公二十四年晉始亂封曲沃其非不欲留之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于於是乎賜之彤弓矢盧弓矢以覺報宴諸侯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崧高王錫申伯四牡騤騤鉤膺濯濯禮錫也又王遣申伯路車乘馬贈遣也文侯有扞成之功得賜弓矢盧弓矢盧矢以覺報宴諸侯亦然馬獨桓公非三公爲侯伯不得賜故夫子書序表而出之以見典禮之變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

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臨之以簡而職思其憂使國都子錄文侯之命著周之亡也胡文定公曰無虞以成爾顯德其言蓋危夫降於黍離書止於文侯之命於是春秋作矣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此成王時也伯禽既封魯宅曲阜而徐夷連衡造起爲寇魯東郊不敢啓關國關在郊伐東夷成王自洛出師伐淮夷魯侯於是征徐戎徐敗夷亦滅誓衆於費作費誓今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諸侯在其國練公將往伐淮夷而徐戎並興徐本牽制魯使不得會王師伐夷故魯獨出征徐甲鎧胄兜鍪敹謂敹理穿治之敿編連之也干楯弔至鍛鍊礪磨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孔穎達曰此戒軍旁之民淫縱舍放牿杜塞擭機檻敜開穽穿地陷獸也民本設機穽以捕獸恐傷軍人牛馬今閉塞之不開寒傷牿有常刑今律施機槍作坑穽杖傷人畜產償價猶此意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

馬牛風佚臣妾逋逃常時得越逐軍行亦禁之馬牛臣妾軍民皆有之越逐驚擾且為難行祗敬也無利苟得無尚忿爭故稱祗孔穎達曰祗與亦祗以異之祗同今俗稱只言只當復之禁其耗也商度也度其

輕重而賚賜得者無貧強使復人恐其不樂從也此亦軍行權宜民間邊鄙邊臣使還之宮爲出賞賚界得者皆豈常行之法越逐犯禁不復則爲竊攘皆有常刑今律闌遣視盜論臣妾賤者之稱周禮九職八曰臣妾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掠妾臣逋逃藏逆者之屬鄭司農云臣男子入罪爲奴妾女子入罪爲婢誘掠謂以強取和誘皆有常刑凡吉常刑在軍在民皆有常刑之法

汝則有常刑此專禁軍旅獸侯調發之師槱燎士人供之天子六軍故六鄉六遂魯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魯郊遂之民皆有常刑凡吉常刑在軍在民皆有常刑之法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糗熬米麥而舂之峙積也無敢不及事糗糧所在積之遺人可攻行則裹資詩乃裹餱糧大刑死也人律乏軍興斬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槱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魯侯亮牧故征築皆有諸侯調發之師槱幹士人供之天子六軍故六鄉六遂魯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魯郊遂之民鄉鄉在郊遂在野六鄉故六遂魯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魯郊遂之民不出征者使供槱幹題曰槱當牆兩端者旁曰幹謂在牆兩邊障土者甲戌築據其要害攻其腹心且戰且守使敵不知所備也無餘刑殺也非殺則降於役爲隸也罪人入於刑爲奴男子爲奴女子爲婢古者以奴婢與雜犯死罪代命也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芻茭不可遠致亦主人供之糗糧取足不使不逮芻茭必使多爲摸糧緩急可以移致芻茭不可致也不多而闕事亦爲已興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秦姓益後

周考王邑王子於秦爲附庸今秦州天水縣秦谷是也幽王之亂秦襄公救周有功平王東遷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於是始國至憲公徙都雍今鳳翔是也鄭國宣王母弟友始封咸林今華州鄭縣是也東遷武公取虢鄶十邑都於祝融之墟今鄭州新鄭縣是也東遷武公取虢鄶十邑都於祝融之墟今鄭州新鄭縣是也晉襄公文公子崤在今河南永寧縣三崤山是也崤敗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悔過自誓告羣臣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羣言之首善言也古人之言有若民訖自若是多盤槃受責如流之爲艱皆議論之冠也夫善言尚多穆公取其切於己故以爲羣言之首訖終也若順也盤樂也人能終順於理則無往而不樂其所以多憂不能自樂則由行險徼倖而已龔鄭之謀出於徼倖秦之老成端良之士實知之而穆公不能用夫易於責人而不能受責人之無難乎詩莫之本拱矣豈非責人之患皆然也穆公拒蹇叔白爾何知中況責之之易哉穆公知徼倖之敗謀易於責人之失士困而知悔可以入德矣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

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言往者皆已謬來者或不能以救過也悔之甚矣古之謀人老成古昔之人也老者持重動顧後患則以為不能成吾事而忌之今之謀人後生小子也少者輕銳類多快意則姑將試而親近之夫事非百全而姑試以徼倖穆公蓋亦年壯氣盛未更事歟一蹶而悟責已而不咎人脫然無吝過遂非之意其可謂不賢乎往事雖云然苟自今尚當順道詢謀於老成之人則庶幾於無過此言為蹇叔也

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
切也諞古辯字番番良士旉力雖過我尚有之為可用仡仡壯勇射御不違雖可用我尚不欲國方尚戰武力豈非所欲哉此言為孟明也穆公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蓋知孟明之為必可用矣其至於敗則由尚勇而不尚謀耳誠使用蹇叔之謀以御孟明之勇夫奚患不濟截截一切善為辯言能使君子惑之變其初辭如此者我大有之雖然理不可易也我實昧昧思之不精乃至於此襲鄭蹇叔之謀豈為不盡獨奪於壯勇必往之士貪功一切之言而遂惑之穆公初必持難而為辯口變其意故自以為昧昧不思之咎此言殆為杞子輩也襲鄭杞子為謀主穆公不歸咎於杞子而自以為思之不精人之勇決壯健有時而可用也全在審思而後發耳若是則帥徒喪敗無一人坐之者穆公盡仕之於己而舍短取長人材無不可用嗚呼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有湯武之風焉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一介微也斷斷專一之意猗歎辭須猗歟
那歟休休樂易之意職主也冒媢同此為子桑言也子桑舉孟明而孟明敗穆公懲悔如此子桑其能安乎故終篇稱道人臣必當好善有容乃可保我子孫而黎民亦主有利媢嫉違聖使不達為不能容不能保子孫黎民亦危殆其言明達覓大如此則凡薦賢舉士者皆得展布不自沮矣穆公好賢之名聞天下由余舉於戎秦百里奚舉於奔亡皆天下奇士翕然歸之其度量誠絕人嵩敢益自警量已恕人為進德之機豈不盛矣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寡謀敗事杌隉不安由我一人苟能改舊圖新則邦之榮懷亦在一人而已書終於二誓何也費誓見周初牧伯職業秦誓春秋霸國爭雄盛衰之變也秦自穆公敗崤終陀於晉兵不復出函雍事業若無足言而身脩行美權尊分嚴教民耕戰緩服西戎子孫皆能奉其舊業夫子知其終必得志於天下推其效則自穆公垂創之為可繼故錄其書使與費誓自為後

先見周室盛衰之節焉且夫子何以知秦必得志於天下也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與亡之效矣而不知也季札觀樂曰夫能夏則大誠微見遠之士猶能知之而謂夫子不能知乎定哀之際戰國餘烈齊晉浸失其序吳楚日相圖吳亡而楚衰秦人治其國益彊盛養數世全力以待山東諸侯之弊其事已可見是故夫子序書以秦承周以嗇誓繼典謨命其言微矣

蔣孝臣

尚書說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